

禪林  
僧室傳

上

漢書門			
三	三	三	三
一	三	三	三
三	九	九	九
冊	架	函	號

用文開均			
三	三	三	三
一	三	三	三
〇	三	三	三
九	九	九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39
冊數	3 ( 1 )
函號	310 119

310-119

310-11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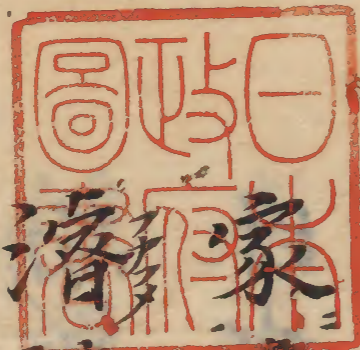
竭掩室毗耶杜

以真實際

離

文字故自曹溪滴水孤別五

淺草文庫



建立綱宗開示方便法源一

波流益洪同歸薩婆若海然

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後

舌明大法人莫非瑰瑋傑特之

材不受世間繩束是以披緇祝  
髮周游參請必至於發明已事  
而後已蓋有或因言而悟入或  
目擊而道存一刹那間轉九成聖  
時節因緣各自不同苟非具載本  
末則後學無所考證以僧寶傳

之所由作也是書之傳有年矣  
白壁繅籍見之愛慕舊載在廬  
阜後灸於回祿錢塘風篁山之  
僧廣遇慮其煙煨即舊本校繼  
鈔釋以與諸方共上三卷下十餘年而  
書始成其用心亦勤矣魏高趙

元藻一見<sub>レ</sub>過<sub>レ</sub>於湖山之上<sub>ニ</sub>惠炬  
相燭<sub>レ</sub>袖其書<sub>ヲ</sub>以<sub>テ</sub>攻<sub>レ</sub>囑<sub>レ</sub>予為<sub>レ</sub>一轉  
語<sub>ヲ</sub>與<sub>レ</sub>過未<sub>ク</sub>覲<sub>レ</sub>面今<sub>レ</sub>披<sub>レ</sub>是<sub>レ</sub>書知<sub>レ</sub>其  
志<sub>ヲ</sub>熱<sub>ク</sub>千里同<sub>レ</sub>風耳見<sub>レ</sub>過<sub>レ</sub>與<sub>レ</sub>覺<sub>レ</sub>範  
與<sub>レ</sub>八十一人者<sub>ヲ</sub>把<sub>レ</sub>臂<sub>ヲ</sub>並<sub>レ</sub>行<sub>ニ</sub>若<sub>シ</sub>有<sub>レ</sub>  
因<sub>レ</sub>書省<sub>ニ</sub>發<sub>レ</sub>得意<sub>ヲ</sub>忘<sub>レ</sub>言<sub>ヲ</sub>即<sub>レ</sub>同<sub>レ</sub>入<sub>レ</sub>此

道場則靈山一會儼然未<sub>レ</sub>散不  
為<sub>レ</sub>分外寶慶丁亥中暮上<sub>レ</sub>澹<sub>レ</sub>臨  
川張宏敬書

禪林僧寶傳目錄上

第一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

第二

韶州雲門匡真大師

第三

汝州風穴昭禪師或作沼

汾州太子昭禪師

第四

福州玄沙備禪師

金陵清涼益禪師法眼

漳州羅漢琛禪師

地藏

第五

潭州石霜諸禪師

邵武龍湖開禪師

筠州九峯慶禪師

吉州禾山殷禪師

第六

雲居宏覺禪師

洛浦安禪師

第七

天台韶國師

九峯玄禪師

雲居齊禪師

瑞鹿先禪師

第八

圓通道濟德禪師

南塔光湧禪師

洞山守初禪師

南寧巖巖禪師

第九

龍牙居遁禪師

永明智覺禪師

雲居簡禪師

第十

重雲暉禪師

瑞龍志德璋禪師

林陽端禪師

雙峯欽禪師

九峯詮禪師

龜洋忠禪師

禪林僧寶傳第一至十

禪林僧寶傳引

賞範謂余曰自達磨之來六傳至大鑿之後析為  
二宗其一為石頭雲門曹洞法眼宗之二為馬祖  
臨濟沩仰宗之是為五家宗派嘉祐中達觀景穎禪  
師嘗為之傳載其機緣語句而略其始終行履之迹  
德洪以謂景由形生響逐電起既載其言則入道之  
緣際終之効有不可唐捐者遂尽摭遺編別記道以  
諸方宿衲之傳又自嘉祐至政和取雲門林際兩家  
之高齋然純出者合八十有一人各為傳而繫之以  
贊分為三十卷書成於湘西之南臺目之曰禪林僧  
寶傳幸為我作文以弁其首余係其書而觀之其識

禪林僧寶傳卷一

禪林僧寶傳卷二

禪林僧寶傳卷三

禪林僧寶傳卷四

禪林僧寶傳卷五

禪林僧寶傳卷六

禪林僧寶傳卷七

禪林僧寶傳卷八

禪林僧寶傳卷九

禪林僧寶傳卷十

禪林僧寶傳卷十一

禪林僧寶傳卷十二

禪林僧寶傳卷十三

達其學詣其言談而正其支簡而完其辭精微而華  
暢其旨廣大空寂窅然而深矣其才則宗門之遷回  
也使八十一人者布在方冊芒寒也正輝如五緯之  
麗天人皆仰之或由此書也夫覺範初閱汾陽昭語  
脫然有省而印可於雲庵真淨嘗涉患難瀕九死口  
純然言面無不足之危其發為文章者蓋其緒餘士  
苴云宣和六年三月甲子長沙侯延慶引

禪林僧寶傳第一

明白庵居沙門

惠洪撰

撫劍曹山寂禪師

禪師諱鯁章泉劍莆田黃氏子幼而奇逸為書生不  
耳處俗年十九棄家入福劍靈石山六年乃剃髮受  
具咸通初至高安謁悟本禪師价公依止十餘年价  
以為類己堪任大法於是名冠叢林將辭去价曰三  
更當來投汝曲折時矮師叔者知之蒲伏繩床下价  
不知也中夜投章先雲巖所付寶鏡三昧五位顯訣  
三種滲漏畢再拜趨出矮師叔引頸呼曰洞山禪入  
我手矣价大驚曰盜法倒肩無及矣後皆如所言摩



鏡三昧其詞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其善  
保護銀盃盛雪明月藏鷲類之甚齊混則知處意不  
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皆觸俱非如大  
火聚但秋文秋即屬染污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為物  
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為不是無語如臨寶鏡秋影  
相覩汝不是渠之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云  
丕來不起不住波之和有句無句終必得物語未  
正故重齋六爻偏正回平疊而為三變盡成五如莖  
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途挾帶  
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屬迷悟因緣  
時高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施方所毫忽之差丕應

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即是規矩宗通  
趣極真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為法  
檀度隨其顛倒以經為素顛倒相滅肯心自許要合  
古轍請觀前古佛道重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  
之鼻以有下劣寶几玳御必有敬異物取白牯界以  
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預木人巧觀石觀何  
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  
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羊  
中至五位君臣偈其詞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  
莫依相逢不相識隱之猶懷昔日嫌偏中正失曉老  
婆逢古鏡分明覩面更無他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

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  
舌才。偏中至。兩刃交鋒。要面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  
然自有沖天氣。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  
出常流。折令終歸炭裏坐。三種滲漏。其詞曰。一見滲  
漏。謂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情滲漏。謂智常向背見  
處偏枯。三語滲漏。謂體妙失宗。機味終始。學者渴智  
流轉不出。此三種綱要。偈三首。其一。名敲偈。俱行偈。  
曰。金針雙鎖。備挾路隱。全該寶印。當空妙重重。錦繡  
開其二。名金鎖云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  
力窮尋進退。金鎖網鞵。其三。名理變不涉偈。曰。理  
變俱不涉。回照絕幽微。皆風無巧拙。電火燦難追。契

明章出山。造曹溪禮祖塔。自螺川還。止臨川。有佳山  
水。因定居焉。以志慕六祖。乃名山為曹示眾。曰。僧家  
在此等衣線下。理須會通。向上莫莫作等閑。若也承  
當。處分明。即轉他諸聖。向自己。皆後才得自由。若也  
轉不得。直饒學得十成。却須向他背後。又手說什麼。  
大話。若轉得自己。則一切塵境。來皆作得。控摩假  
如。泥裏倒地。亦作得主宰。如有僧問藥山。曰。三乘教  
中。還有祖意也無。蒼曰。有。曰。既有。達磨又來作麼。蒼  
曰。只為有所以來。豈非作得主宰。轉得歸自己乎。如  
經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  
佛道。言劫者。滯也。謂之十成。亦曰。斷滲漏也。只是十

道頭絕矣。不忘大果。故云守任耽著。名為取次承當。  
不分貴賤。我常見叢林好論。一般兩般。還能成立。得  
莫麼。此等但是說向去。莫路有汝不見。南泉曰。饒汝  
十成。猶較。王未師。十線道也。大難。莫到此。直須子細。  
始得明白自在。不論天堂地獄。餓鬼畜生。但是一切  
處。不移易。元是舊時人。只是不行舊時路。若有懶心。  
還成滯著。若脫得。揀什麼。古德云。只恐不得輪迴。汝  
道作麼。生只。令人說箇淨潔處。愛說向去。莫此病如  
最難治。若是世間癩重。莫却是輕淨潔病。為重。只如  
佛味祖味。盡為滯著。先師曰。擬心是犯戒。若也得味。  
是破齋。且喚什麼作味。只是佛味祖味。纔有。忻心便

是犯戒。若也。如今說破齋。破戒。即今三羯磨時。早破  
了也。若是癩重。貪瞋癡。雖難斷。却是輕若也。無為無  
莫淨潔。比乃重。無以加也。祖師出世。亦只為這箇。亦  
不獨為汝。今時莫作等閑。聖奴白牯。修行却快。不是  
有禪有道。如汝種種。馳求覓佛。覓祖。乃至菩提涅槃。  
幾時休歇。成辦乎。皆是生滅心。所以不如。白牯。  
兀之無知。不知佛。不知祖。乃至菩提涅槃。及以善惡。  
因果。但飢來喫飯。渴來飲水。若能恁麼。不愁不厭。辨  
不見道。計較不成。是以知有。乃能披毛戴角。牽犁拽  
耒。得此便宜。始較。比子。不見弥勒。何悶及。諸妙喜等。  
世界被他。向上人喚作無慚愧。懈怠菩薩。亦曰愛愚。

生死尚恐是小懈怠在本分裏合作麼生大須子細始得人人有一坐具地佛出世慢他不得怎麼體會修行莫起快利欲無此真鏡今成佛成祖去也只這是便墮三塗地獄亦道去也只這雖然沒用處要且離他不得須與他作主宰始得若作得主宰即是不變易若作主宰不得便是變易也不見永嘉云莽莽蕩蕩招殃禍問如何是莽蕩蕩招殃禍曰只造箇揔是問曰如何免得曰知有即得用免得麼但是菩提涅槃煩惱無明等揔是不要免乃至世間塵重之妄但知有便得不要免之即同變易去也乃至成佛成祖菩提涅槃此等殃禍為不小因什麼如此只

為變易若不變易直須觸處自由始得香嚴問禪師會中有僧問如何是道開曰枯木裏龍吟又問如何是道中人開曰體體裏眼睛其僧不領辭至石霜問諸禪師曰何是枯木裏龍吟諸曰猶帶喜在又問如何是體體裏眼睛諸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章曰如何是枯木裏龍吟章曰血脉不斷又問如何是體體裏眼睛章曰乾不盡又問有得聞者否章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又問未審是何章句章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乃作偈曰枯木龍吟真見道體睛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有僧以紙為衣號為紙衣道者自洞山來章問如何

是紙衣下。夏僧曰：「表才挂體，萬夢悉皆如。」又問：「何是紙衣下？」用其僧前而拱立曰：「諾。」即脫去。章笑曰：「汝但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僧忽開眼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章曰：「未是妙。」僧曰：「如何是妙？」章曰：「不借之，其僧退坐於堂中。而他章作偈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忘疎親，念異便於玄體。』」心若不與道為鄰，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鑿多端，喪本真。若向句中全曉會，了然無支昔時人。僧問：「五位君臣旨訣。」章曰：「正位，即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般像，偏中空者，捨妄入理。正中來者，皆理。就妄兼帶者，冥應衆緣，不隨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

道無着，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去。要當審詳，辨明君為正位，臣是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問：「如何是君？」曰：「妙德尊，衆尊，高明朗，太虛問如何是臣？」曰：「靈機宏，聖道真，智利，群生問如何是君？」曰：「不墮諸異趣，疑情望，聖容問如何是君？」曰：「視臣曰：『妙容雖不動，花燭不無偏。』」問：「如何是君臣道合？」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行，言是也。此吾法之宗要，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真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着，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夏超，故

路無度無身落始終又曰凡情聖見是金鎖云路直  
須回直夫取正命食者須具三種墮一者披毛戴角  
二者不斷聲毛三者不受食有稠布衲者問曰披毛  
戴角是什麼墮章曰是類墮問不斷聲毛是什麼墮  
曰是隨墮問不受食是什麼墮曰是尊貴墮夫冥合  
初心而知有是類墮知有而不礙六塵是隨墮維摩  
曰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隨汝亦隨隨乃可取  
食之者正命食也食者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覺聞知  
只不被他染污將為墮且不是同也章讀杜頌傳大  
士所作法身偈曰我意不欲與麼通門弟子請別作  
之既作偈又注釋之其詞曰渠本不是我非我本不

是渠非渠無我即死仰此我無渠而余不別渠如我  
是佛要且不我如渠即驢二俱不食空王俸若遇御  
却何假鴈傳書不信我說橫身唱為信君看皆上毛  
不與你下如謬白雪將謂是猶恐是巴歌南州師南  
相似平鍾王雅聞章有道盡禮致之不赴但書得付使者  
曰推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推客見之猶  
不採野人何復苦搜尋天復辛酉夏夜問知度今日  
是幾何日月對曰六月十五章曰曹山平生行脚到  
處只管九十由為一夏明日辰時吾行脚去及時焚  
香宴坐而化閱世六十有二坐三十有七夏門弟子  
葬全身於山之西阿塔曰禍圓

贊曰寶鏡三昧其詞要妙雲巖以受洞山疑藥山所  
作也先德懼屬流布多珍秘之祖平位偈三種滂漏  
之語見於禪書天觀二年冬顯謨閣待制朱彥世英  
赴官錢塘過信州白華巖得於老僧明年持其先公  
服予往慰之出以授予曰子當為發揚之因疏其溝  
封以付同學使法中龍象神而明之盡微緘法執興  
洞上之宗亦世英護法之志也

禪林僧寶傳第一

禪林僧寶傳第二

韶州雲門大慈雲弘明禪師

禪師名久偃姑蘇嘉興人也少依塹率院得度性豪  
爽骨面豐頰精銳純裕目鐵長瞳子如點漆眉秀近  
曉視物疑遠博通大小乘乘之游方初至睦州聞有  
老宿飽參古寺掩門織蒲養母往謁之方扣門老  
宿撼之曰道道偃驚不暇答乃推出曰秦時鞞轆鑽  
渣掩其扉摸偃右足无宿名道蹤嗣黃蘗斷際禪師  
住高安米山寺以四无東歸叢林号陳尊宿偃得旨  
辭去謁雪峯存子堆梳坐為眾說法偃犯眾出熟存  
視曰項上三百斤鐵枷何不脫却存曰固甚到与麼

偃以手自拭其目趨去存心異之明日陞座曰南山  
有故龜臯蛇諸人出入好者偃以拄杖擡出又自驚慄  
自是輩流改觀又訝乳峯之示衆曰法身有三種病  
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更有照用同時向上一步數偃  
乃出衆曰庵內人為什麼不見庵外矣於是乳峯大  
笑曰猶是學人疑處在乳峯曰子是什麼心行曰也  
要和尚相委乳峯曰直須恁麼始得穩坐偃應喏之  
又訪曹山章公問如何是汝門行章曰喫常住苗稼  
者曰便与麼去時如何章曰汝還畜得麼曰學人畜  
得章曰汝作麼畜曰着衣喫飯有什麼難章曰何不  
道披毛戴角偃即禮謝又訪疎山仁仁問得力處道

將一旬來曰請高聲問仁即高聲問偃笑曰今早喫  
粥麼仁曰喫粥曰亂叫喚作麼仁公駭之又過九江  
有陳尚書叙偃而問曰佛書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  
自有講師如何是衲僧行脚矣曰曾問幾人來曰即  
今問上座偃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曰黃卷赤  
軸偃曰此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曰口欲談而  
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偃曰口欲談而辭喪為對有言  
心欲緣而慮忘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尚書無以  
酬之偃曰聞公常看法華經是否曰不敢曰經曰治  
生產業皆与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之想天有幾人  
這位又無以酬之偃呵譏之而去造曹溪禮塔訪靈



樹敏公為第十座先是敏不請第十座有勸請者敏  
曰吾首座已出家久之又請敏曰吾首座已行脚悟  
道久之又請敏曰吾首座已度嶺矣姑待之次日偃  
至敏迎笑曰奉遲甚久何來暮耶命之偃不辭而  
就職俄廣主劉王將興兵就敏決可否敏前知之半  
封奩子語侍者曰王來出以似之於是怡然坐而歿  
王果至聞敏已化大驚問何時有疾而遽亡如是耶  
侍者乃出奩子如敏所誠呈之王發奩得簡曰人夫  
眼自堂中上座劉王命別牧何承範請偃繼其法席  
又迎至府開法俄遷止雲門光泰寺天下學者望風  
而至亦眾曰江西即說君臣父子湖南即說他不與

磨我此間即不如此良久曰汝還見壁磨又曰從上  
來且是箇什麼莫如今抑不得已且向諸人道盡木  
地有什麼物與汝為緣為對若有針鋒許與汝為滿  
為礙與我拈將來喚什麼作佛喚什麼作祖喚什麼  
作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將什麼為四大五蘊我與磨  
道喚作三家村裏老婆說話忽然遇着本色行脚漢  
聞與麼道把脚拽向階下有什麼罪過雖然如是據  
箇什麼道理便與麼莫起口快向這裏亂道須是箇  
漢始得忽然被老漢脚跟下尋着沒去處打脚折有  
什麼罪過即與麼如今還有問宗乘中話者麼待老  
漢荅一轉了東行西行又曰盡乾坤一時將來着汝

眼睫上汝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汝出來性燥把老  
僧打一掴且緩之細看是有是無是箇什麼道理  
直饒汝向這裏明得若過衲僧門下好擔脚折又曰  
手來十二分教橫說豎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  
与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與麼道早是作死馬  
醫雖然如此且有幾箇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  
響句裏藏鋒瞬目千羞風恬浪靜又曰我豈不獲已  
向汝道直下無妄早是相埋沒也更欲踏步向前尋  
言逐句求覓解會千羞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  
滑去道轉遠有什麼歇時此箇妄若在言語上三乘  
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因什麼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

機智得只如干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謂  
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  
如是若是得底人道更何曾燒口終日說更何曾掛  
着牙齒何曾道着一字終日着衣喫飯何曾觸一粒  
米掛一縷絲然猶是門庭之說須是實得與麼始得  
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許思直饒一句下承  
當得猶是瞌睡漢偃以足跟嘗把拄杖行見衆方普  
請舉拄杖曰看此北鬱單越人見汝般柴不易在中  
庭裏相撲供養汝更為汝念般若經曰一切智之清  
淨無一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衆環擁之又不散乃曰  
汝諸人無端走來這裏覓什麼老僧祇管喫飯看屎

別解作什麼汝諸方行脚參禪問道我且問汝諸方  
參得底更作生誠舉看於是不得已自誦三平偈磨  
曰即此見聞非見聞回視僧曰喚什麼作見聞又曰  
無餘聲色可呈君謂僧曰有什麼口頭聲色又曰箇  
中若了全無更謂僧曰有什麼更又曰體用無妨分  
不分乃曰語是體是語舉拄杖曰拄杖是體燈籠體  
是用是分不分不見道一切智之清淨又至僧堂中  
僧爭起迎偃立而語曰石頭道回牙不回牙僧便問  
作麼生是不回牙偃以手指曰這箇是板頭又問作  
麼生是回牙曰汝喚什麼作板頭永嘉云如我身空  
法亦空千品萬類悉皆同汝立不見立行不見行四

大五蘊不可得何處見有山河大地來是汝每日把  
鉢盂噉飯喚什麼作飯何處更有粒米來僧問生法  
師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如何偃以拄杖空中敲曰  
阿耶阿耶又擊板頭曰作聲麼僧曰作聲曰這俗漢  
又擊板頭曰喚什麼作聲偃以乳祐元年七月十五  
日赴廣主詔至府留止供養九月甲子乃還山謂眾  
曰我離山得六十七日且問汝六十七日更作麼生  
眾莫能對偃曰何不道和高京中喫麵多聞擊齋鼓  
曰鼓聲咬破我七條乃指僧曰抱取猫兒來良久曰  
且道鼓因甚置得無對者乃曰因皮置得我尋常  
道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盡大地是箇法身

枉作箇佛法知見。如今拄杖但喚作拄杖。見屋但喚作屋。又曰。諸法不異者。不可續。見截鶴。夷嶽。盈。然。後為無異者。哉。但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舉拄杖曰。拄杖子。不是常住。忽起立。以拄杖擊繩床曰。適來許多葛藤。豈尚什麼處去也。靈利底。見不靈利底。着。我熱。謾。復契悟。廣大。其游戲三昧。乃如此。而作為偈句。尤不能測。如其綱宗。偈曰。康氏圓秋滯。不明。魔深虛。喪擊寒。冰鳳羽。展特起。碧漢。晉鋒。八博。擬何。噫。又曰。是機是對。對。機。迷。闕。機。塵。遠。遠。塵。棹。夕。日。日。中。誰。有。掛。因。底。之。夏。隔。塵。迷。又曰。喪時。光。藤。林。荒。從。人。意。滯。肌。魁。又曰。咄。咄。咄。力。因。

希禪子訝中眉垂。又曰。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塞却咽喉。何處出氣。笑我者多。晒我者少。每願見僧。即曰。鑿。而錄之者。曰。願鑿。噴。德山。密禪師。刪去。願字。但曰。鑿。噴。叢林。目以為抽願。頌。北塔。祚禪師。作偈曰。雲門。願。鑑。笑。嘻。擬議。遭深。願。鑿。噴。任是張良多智巧。到頭。於是也。難施。偃。以。南漢。軋。和。七年。四月。十日。坐化。而示。即。大漢。軋。祐。二年也。以全體葬之。本朝。大祖。軋。德元。年。雄武。軍。節度。推官。阮。紹。莊。夢。偃。以。拂子。招。曰。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我在塔。久。可。開。塔。并。托。時。奉。使。韶。州。監。修。塔。諸。寺。院。因。得。紹。莊。之。語。奏。聞。奉。聖。旨。同。詔。列。收。梁。楚。鄂。至。雲。門。山。塔。塔。見。偃。親。貌。如。

昔髭髮伯生具表以聞有旨李托迎至京師供養  
月餘送還山仍改為大覺禪寺謚大慈雲匡真弘明  
大師。

贊曰予讀雪門語句驚其辯慧渦旋波險如河漢之  
無極也。想見其人奇偉傑茂如慈恩大達賢及見其  
像觀然偃坐胡牀廣親平頂類宣律師奇智盛德果  
不可以相貌得耶公之全機大用如月臨衆水波々  
頓見而月不分如春行萬國處々同至而春無迹蓋  
其妙處不可得而名狀所可知而言者春容月影耳  
嗚呼豈所謂命世亞聖大人者乎

禪林僧寶傳第二

禪林僧寶傳第三

汝州川沔沼禪師

汝州首山念禪師

汾州太子昭禪師

汝州川沔沼禪師

師諱延沼以偽唐亂寧三年十二月生於錦州劉氏  
少魁壘有英氣於書無所不觀然無經世意父兄強  
之仕一至京師即東歸從開元寺智恭律師剃髮受  
具游講肆玩法華玄義修正觀定慧宿師爭下之棄  
去遊名山謁越州鏡清休禪師機語不契北遊襄沔  
間寓止華嚴時僧守願者自南院顯公所來華嚴陞  
座曰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衲子下兒孫不

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廊出眾便唱華嚴亦唱  
廊又唱華嚴亦唱廊禮拜起指以顧眾曰這老漢一  
場敗缺喝一喝歸眾風化心竒之因結為友遂默悟  
三去旨要嘆曰臨際用處如是耶廊使更見南院問  
曰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南院在拈其膝風化便  
唱南院右拈其膝風化亦唱南院曰左邊一相且止  
右邊一拍作麼生風化曰瞻南院及取拄杖風化笑  
曰盲枷瞎棒倒奪打和高去南院倚拄杖曰今日被  
黃面浙子鈍貴風化曰大似持鉢不得詐言不飢南  
院曰子到此間乎曰是何言歟南院曰好問汝曰亦  
不可放過便禮拜南院喜賜之坐間所與遊者何人

對曰襄列與廊侍者同夏南院曰親見作家風化於  
是俯就弟子之列從容承稟曰聞智證南院曰汝乘  
願力來荷大法非偶然也問曰汝聞臨際將終時語  
不曰聞之曰臨際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  
滅却渠平生如師子見即殺人及其將死何故屈膝  
委尾如此對曰密付將終全主而滅又問三聖如何  
亦無語乎對曰親承入室之真子不同門外之遊人  
南院顧之又問汝道四種料簡語料簡何法對曰九  
語不滯九情即墮聖解學者大病先聖哀之為施方  
便如楔出楔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新出紅鑊金  
彈子這破閣梨鐵面門又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

葛草乍分頭腦裂。亂雲初綻影猶存。又問如何是人  
境俱奪。曰躡足進前須急。從鞭當鞅莫遲之。又問急  
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  
百花香。又問曰臨際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一  
句。臨際曰三要即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存。爪  
隨聲便喝。又曰如何是第三句。臨際曰妙解豈容無  
着。問漚和事。赴截流機。風穴曰未問已前錯。又問曰  
如何是第三句。臨際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  
裏頭人。爪曰明破即不堪。於是南院以為可下。支  
臨際幸不辜負與化先師。所以付託之意。爪依止  
六年。辭去。後唐長興二年。至泚水。見草屋數椽。依山

如迷七人家。問曰火比何所。曰火曰古爪。爪寺世以  
拜居僧物故。又歲飢。衆棄之而去。餘佛像鼓鐘。其風  
穴曰我居之可乎。甲父曰可。風穴入留止。日乞村落  
夜燃松脂。單丁者七年。檀信為新之。成叢林。偽晉天  
福二年。刈牧聞其爪。盡禮致之。上元日。開法嗣。南院  
偽漢。軋祐二年。牧移。守郢州。爪又避寇。徑依之。牧  
館于郡齋。寇平。泚州有宋大帥者。施第為寶坊。號新  
寺。迎爪居。法席冠天下。學者自遠而至。陞座曰  
先師曰欲得親也。莫將問來問。會麼。問在答。熱答在  
問。熱雖然。如有時。問不在答。熱答不在問。熱泚若  
擬議。老僧在泚。脚跟底。太凡參學。眼自直須。臨機大

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為滯礙。迷  
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  
昧兩歧。與汝一切掃却。直教箇之。如師子兒。吐呀地。  
對眾證據。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觀着。觀着。  
即瞎却渠眼。又曰。若立一塵。家國與盛。野嶺頭。不立  
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放此明得。闍梨無分。全是  
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梨。闍梨與老僧亦能悟。  
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梨。磨拊其左膝。  
曰。這裏是欲識老僧。磨拊其右膝。曰。這裏是于時。莫  
有善其機者。偽周廣頌元年。賜寺名廣慧。二十有二  
年。以宋開寶六年癸酉八月旦日。登座說偈曰。道在

乘時須濟物。遠方來慕自。騰之他年。有叟情相似。自  
日香煙夜之燈。至十五日。跏趺而化。前一日。年書別  
檀越。閱世七十有八。座五十有九。夏有得法上首。住  
汝州首山念禪師

汝州首山念禪師

禪師名者念生。狄氏。某列人也。幼棄家。得度於南禪  
寺。為人簡重。有精識。專修頭陀行。誦法華經。叢林畏  
敬之。目以為念法華。至風穴。值眾作止。無所參扣。然  
終疑教外有別傳之法。不言也。風穴每念。大仰有識  
臨際。一宗至風而止。懼當之。熟視座下。堪任法道。無  
如念者。一日陞座曰。世尊以青蓮目。顧迦葉。正當是



時且道箇箇什麼。若言不說而說，又成埋沒先聖語。未  
季余便下去。侍者進曰：念法華無所言而去，何也？風  
光曰：渠會也。明日念與真上座俱誦了文。風光問真  
曰：如何是世尊不說之對？曰：教姑樹頭鳴。風光曰：汝  
作許多癡福，何用？乃顧念曰：如何對？曰：動容揚古路，  
不墮怕然機。風光謂真曰：何不看渠語？又一日陞座，  
顧視大眾，念便下去。風光即歸了文，自是聲名重。諸  
方首山在汝城之外，荒遠然而念居之，將終身孝養  
其門者，皆叢林精練衲子。念必勸學之，留者纔二十  
餘輩。然天下稱法席之冠，必指首山。嘗問僧不從人  
薦得底事，試道看。僧便唱曰：好好相借問，惡殺作麼。

僧又唱念曰：今日放過即不可。僧擬議念唱之。又問  
僧近離何處？曰：襄州。曰：夏在何處？曰：洞山。念曰：還我  
洞山鼻孔來。僧曰：不會。念曰：却是老僧罪過。又問僧  
近離何處？對曰：廣慧。曰：寒雲不渡水，流水不穿雲。離  
此二途，速道。曰：昨夜宿長橋。念曰：與麼則合喫首山  
棒也。曰：尚未。參堂曰：雨室公案。僧曰：恰是。念曰：那那  
又問僧近離何處？對曰：襄州。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對  
曰：便請。念曰：鶴子過新羅，禪入室。念便唱其僧禮拜。  
便打之。僧曰：如何是不生不滅法？曰：新羅人喫冷淘。  
祇有僧入室。念曰：誰僧不對？曰：識得法也。僧笑念曰：  
更莫是別人麼？因作偈曰：輕輕踏地恐人知，誰笑分。

明更莫疑知者只今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却鷄鶩謂  
衆曰佛法無多子只是汝輩自信不及若能自信子  
聖出頭來無奈汝何何故如此為向汝面前無開口  
處祇為汝自信不及向外馳求所以到此裏假如便  
是釋迦佛也與汝三十棒然雖如是初機後學憑箇  
什麼道理且問汝輩還得與麼也未良久曰若得子  
麼乃名無莫又曰諸上座不得胡喝亂喝尋常向汝  
道賓即始終賓主即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  
有二賓二主即是兩箇瞎漢又曰我若立汝須坐我  
若坐汝須立坐即共汝坐立即共汝立雖然如是到  
者裏着眼始得若也定動中間即千里萬里何故如

此如隔窻見馬騎相似既然如此直須子細不得掠  
虛好他時後日賺着汝有莫近前無妄却重因舉臨  
際曰今日更不用如何若何便須單力直入還有出  
來對衆證據者麼時有僧出禮拜起便喝臨際亦喝  
僧又喝臨際亦喝僧禮拜臨際曰須是這僧即得若  
是別人三十棒一棒校不得為這僧會賓主句他一  
喝不作一喝用且道前一喝是後一喝是那箇是賓  
那箇是主所以先僧尋常向汝道這裏一喝不作一  
喝用有時以喝作問行有時作探字影草有時作踏  
地師子有時作金剛王寶劍若作問行來時須急著  
眼始得若作探字影草時你諸人合作麼生若作踏

地師子時野干須臾出始得若作金剛王寶劍用  
時天王也須臾裂只与塵橫唱豎唱想喚作好道理  
商量却既知如此也須親近上流博問先知自己親  
證始得莫与塵掠虛過却平生他時後日因果歷然  
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未曰閣梨在老僧會多  
大時對曰已經為夏曰莫錯舉似人乃曰若論此夏  
寔不掛一元字脚便下座嘗作網未偈曰咄哉拙郎  
俗陽注曰君素業條然巧妙無人識運機非打破鳳林關高峯  
性着靴水上立塵匠咄哉巧女兒俗陽曰拙七撮七撥七不  
解織無間功看他鬪鷄人旁觀審騰距水牛也不識  
金九能負念道被天下移寶安山廣教院眾不過四  
不露頭角

十輩老於廣應淳化三年十二月初四日留僧過歲  
作偈曰吾今年邁六十七老病相依且過日今年記  
取明年莫明年記着今年日至明年十二月初四日  
陞座辭眾曰諸子謾波過却幾恒河觀音指弥勒波  
文殊不奈何良久曰白銀世界金危身情与無情共  
一真明暗盡時都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日午後泊  
然而化閻維得五色舍利塔于首山嫡嗣昭禪師

汾州太子昭禪師

禪師諱善昭生俞氏太原人也器識沉遠長錄歸有  
大智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年十四父母  
相繼而亡孤苦歆世相判髮受具杖策游方所至少

留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昭嘆之曰是何言之陋哉  
從上先德行脚正以聖心未通驅馳決擇耳不緣山  
水也昭歷諸方見老宿者七十有一人皆汝得其家  
風尤喜論曹洞石門徹禪師者蓋其派之魁奇者昭  
作五位偈示之曰五位參尋切要知徹毫纒動而差  
遠金剛透匣誰能曉唯有那吒第一橫舉目便令三  
界靜振鈴還使九夫歸正中妙挾通面平擬議鋒錯  
失却威徹拊手稱善然昭終疑臨際兒孫別有奇處  
最後至首山問百丈老尊章旨如何曰龍袖拂開全  
跡現昭曰師意如何曰象王行處絕狐蹤於是太悟  
言下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擔擔始應知

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告曰正是我放身命處  
服勤甚久辭去遊湘衡間長汝太守張公茂宗以四  
名利請昭擇之而居昭笑一夕遊去北極裏汚窟止  
白馬太守劉公昌言聞之造謁以見晚為嘆時洞山  
谷隱皆虛席衆議歸昭太守請擇之昭以手耶掬曰  
我長行粥飯僧傳佛心宗非細穢也前後八請堅臥  
不答潭化四首首山歿西河道俗千餘人惻心削髮  
遣沙門契聰迎請住持汾州太平寺天子院昭閉關  
高枕聽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靜退亦當風况  
懼應識憂少止自隱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  
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昭覆起握

聰乎曰非公不聞此語趨辨嚴吾行矣既至宴坐一  
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天下道俗慕仰不敢名同曰  
汾州并汾地苦寒昭罷夜多有異此丘振錫而至謂  
耶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陞座而去  
昭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  
器勸諸為敷揚時楚圓守芝號上首叢林知名龍德  
府尹李侯與昭有舊虛承天寺致之使三友不赴使  
者受囑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昭笑  
曰老病業乞不出院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者  
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昭令鑿鼓且做裝曰吾先行  
矣傳箸而化閱世七十有八坐六十五夏

贊曰風穴倦游見草庵單丁止住者七年首山精嚴  
不出山者二十年汾州儼臨人夫不越閫者三十年  
是皆哲人事業之見於微細者也然猶卑絕如此况  
其大者乎吾何足以知之然觀其死生之際如雷湖  
傳美留即留去即去嗚呼是其所以起臨瀛也

禪林僧寶傳卷三

禪林僧寶傳第四

福州云沙備禪師

漳州羅漢琛禪師

金陵清涼益禪師

福州云沙備禪師

禪師名師備福州閩縣謝氏子步漁於南臺江上及  
莊忽棄舟從芙蓉山靈訓禪師斷髮詣南昌開元道  
去律師所沒具足戒芒屨布衲食糲接氣冥坐終日  
衆異之兄視雪峰而師承之雪峰呼為頭池每見之  
曰再來人也何不徧參去對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  
不往西天雪峰然之備結屋云沙衆相尋而至遂成  
叢林說法與契經冥合諸方有未明要義皆從決之

備曰佛道閑曠無有塗程無門為解脫之門無見作  
道人之見不在三際豈有昇沈建立乖真不屬造作  
動即涉塵勞之境靜則沉昏醉之鄉動靜雙泯即落  
空亡動靜雙收即漫汗佛性必須對其塵境如枯木  
寒灰但臨時應用不失其宜如鏡照像不乱光輝如  
鳥死空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純行蹤不  
墮往來機不往中間相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  
鼓不交參句之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如師  
子游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用穿通一段光明未  
曾昏昧到這裏體寂之常皎之亦祇能無邊表圓覺  
空中不動搖吞燦軋坤向然照出世者元無出入蓋

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尔天真不因修證只要虛閑  
不昧作用不涉塵泥若纖毫不盡即落魔界且句前  
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云一句當機八萬法門生死  
路絕直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或觸波  
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更道人行處如火銷冰箭  
既離弦無反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迴頭古  
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步之登去不屬邪正識不能  
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而迷肯二乘膽戰十地鬼  
驚語路處純心行處滅直得釋迦堵室於摩竭洵名  
杜口說耽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施視聽而  
雨花與鹿現行無疑此外更疑何妄勿博泊處離去

來今限約不得尋思路絕不固裝嚴本來清淨動用  
語矣隨處明了更無少欠時人不悟妄自染塵處處  
染着頭之擊絆縱悟則塵境紛之各相不實更擬之  
心欲念攝變歸空隨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繞性而  
便過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底外道鬼不散底死  
人冥之冥之無覺無知塞耳偷錢徒自欺誑我這裏  
則不然也更不限門旁戶分明句之現前不屬商量  
不涉文字權名出家兒畢竟無蹤迹真如凡聖地獄  
天堂皆是療狂子之方都無實妄虛空尚無改變大  
道豈有昇沈悟則縱橫不離本際到這裏凡聖也無  
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汝字人若向外馳求又

屬魔王眷屬如如不動沒可安排恰似能鑑不藏蚊  
蚋本來平坦何用剷除動轉誰為是真解脫纖毫不  
受措意便着借使子聖出頭來也安排他一字不得  
又曰仁者如今莫不獲已教我抑卡多少威先苦口  
相勸百千方便道如此如彼共相知聞盡成顛倒知  
見將此喉咽唇吻松成得箇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  
麼只如今有過無過唯我自知汝又爭得會若是任  
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為人師者大不容易須是  
善知識始得我如今任麼道方便助汝猶為不能觀  
得可中渾舉宗乘是汝向什麼處措手還會麼四十  
九年是方便執如靈山會上有百千衆唯有迦葉一



人親聞餘皆不聞汝道聞底更作麼生不可道如來  
無說々如葉不聞々便當得否不可是汝修因成果  
福智裝嚴底更知麼且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  
葉我道猶如話月曹谿豎拂還同指月所以道大唐  
國內宗乘未有一人舉唱設有二人舉唱盡大地人  
失却性命無孔鐵鎚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  
賴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任意方有申問  
處我若不共汝與麼知聞去汝向什麼處得見我會  
麼大難大難備疾大法難舉穿過上根學者依語生  
解隨照失宗乃示綱宗三句曰第一句且自承當現  
成具足盡十方世界更無他故祇是仁者更教誰見

誰聞都來是汝心主所為全成不動智只欠自承當  
喚作開方便門使汝信有十分真常流注亘古亘今  
未有不是未有不非者然此句只成平等法何以故  
但是以言遺言以理逐理平常性相接物利生身且  
於宗旨猶是明前不明後號為一味平實分證法身  
之量未有出格之句死在句下未有自由分若知出  
格量不被心魔所使入到句中便轉換落々地言通  
大道不墮平壞之見是謂第十句綱宗也第二句回  
因就果不着平常一如之理方便喚作轉位投機生  
殺自在縱奪隨宜出生入死廣利一切迴脫也欲蒙  
見之境方便喚作頓起三果之佛性此名二理雙明

于我齊照不被二邊之所動妙用現前是謂第二句  
綱宗也第三句知有大智性相之本通其過量之見  
明陰洞湯廓周汝界一真體性大用現前應化無方  
全用全不用全生全不生方便喚作慈定之門是謂全  
第三句綱宗也因見亡僧謂衆曰亡僧面前正是觸  
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學者多漢譯其語梁開平  
二年戊辰十二月二十七日示疾而化閱世七十有  
四座四十四夏備狀短小然精神可掬與閩師王審  
知為內外護審知盡禮延至安國禪院衆盈七百石  
頭之宗至是遂中興之有得法上首羅漢琛禪師

漳州羅漢琛禪師

禪師名挂琛生李氏常山人也幼卓越絕酒葷見萬  
壽寺無相律師即前作禮無相拊其首曰若從我乎  
乃欣然依隨之父母不逆也年二十餘即剃髮為大  
僧無相使習毗尼一日為衆陞堂宣戒本布薩已乃  
曰特犯但律身而已非真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  
乎一衆愕然琛顧笑為無相作禮辭去無相不強初  
謁雪峯存公不大發明又支云汝逐臻其奧與慧珠  
者齊名號二大士琛能秘重大法痛自韜晦然叢林  
指自以為雪峯法道之所寄也漳州牧王公請住城  
西石山十餘年遷止羅漢破垣敗甍人不堪其憂非  
忘身為法者不至僧問如何是羅漢一旬曰我若向

汝道却成兩句又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字琛  
曰汝不識此字耶曰不識琛曰看取其下注脚琛嘗  
垂頭親然坐打木床見僧來即舉拂子曰會麼對曰  
謝和高指未學人琛曰見我豎起拂子便道指未學  
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指未汝耶又見僧來舉拂  
子其僧禮拜稱贊琛曰見我豎起拂子便禮拜贊嘆  
那裏掃地豎起掃帚為甚不贊嘆有僧來報保福遷  
化也琛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琛時住地藏乃石山  
也于時學者莫測其旨琛憫之為作明道偈其詞曰  
至道淵曠勿以言宣言宣非指孰云有是觸處皆渠  
豈喻真虛真虛設辨如鏡中現有無雖彰在處無傷

無傷無在何拘何礙不假功成將何法爾法爾不滿  
俱為唇齒若以斯陳埋沒宗旨宗非意陳無以見聞  
見聞不脫如水中月於此不明翻成剎法一法有形  
騷汝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崢嶸我宗奇特當陽顯赫  
佛及眾生皆承恩力不在低頭思量難得按破面門  
蓋覆乾坤快須薦取既却根塵其如不曉謾說而今  
後唐天成三年戊子秋琛復至閩城舊止徧游近城  
諸刹乃還示微疾沐浴安坐而化閱世六十有二坐  
四十二夏閩維叔舍利建塔有得法上首清涼益禪  
師

金陵清涼益禪師 法眼

禪師詩云蓋餘枕魯氏子七齡秀發依新定全偉律  
師落髮詣越州開元希覺律師受具足戒及覺公盛  
他四明蓋往習毗丘工文章覺大奇之俄辭去初謁  
長慶稜道者無所契悟與善俗洪進自漳州抵湖外  
將發而雨谿壯不可濟顧城隅有古寺解包休于門  
下雨不止入當有老僧坐地鐘見蓋而曰此行何之  
曰行脚去又問如何是行脚對曰不知曰不知最  
親蓋疑之三人者附火舉聲公語至天地與我同根  
處老僧又曰山河大地與自已是同是別蓋曰同琛  
豎兩指熟視曰兩箇即起去蓋大驚周行廓廡讀寺  
額曰石山地藏顧語脩輩曰此老琛禪師也意欲留

止語未卒琛又至雨已止業已成行琛送之問曰上  
座尋常說三界唯心乃指庭下石曰此石在心內在  
心外蓋曰在心內琛笑曰行脚人着甚來由安塊石  
在心頭耶蓋無以對之乃俱求決擇尋皆出世蓋任  
臨川崇壽僧子方者問曰公久親長慶乃嗣地藏何  
意哉蓋曰以不解長慶說萬象之中獨露身故子方  
舉拂子示之蓋曰撥萬象不撥萬象子方曰不撥萬  
象蓋曰獨露身味子方曰撥萬象蓋云萬象之中味  
子方於是悟旨嘆曰我幾枉度此生蓋謂門弟子曰  
趙州曰莫費力也大好言語何不仍舊去世間法尚  
有門佛法豈無門自是不仍舊故諸佛諸祖祇欲仍

舊中得如初夜鐘不見有絲毫異得與麼恰好聞時  
無一聲子聞何以故為及時節無心曰死且不是死  
止於一切祇為不仍舊忽然非次聞時諸人盡驚愕  
道鍾子恠鳴也且如今日道孟夏漸熱則不可方滿  
一則能技多矣向五月一日道便成賺須知技絲髮  
不得於方便中向上座道不是時蓋為賺所以不仍  
舊寶公曰暫時自肯不追尋歷劫何曾異今日還會  
麼今日只是歷劫但着衣喫飯行住坐臥晨參暮請  
一切仍舊便為無異人也又曰見道為本明道為功  
便能得大智慧如若未得如此三界可愛底莫直教  
去盡了年纔有纖毫還應未可祇如汝輩睡時不瞋便喜

此是三界昏亂習熟境界不惺之便昏亂蓋緣汝輩  
雜亂所致古人謂之夾幻金了年即是真其如鑛何若觀  
得徹骨徹髓是汝輩力脫未能如是觀察他什麼樣  
臺殿閣諸聖未必長把却汝牛汝未必依而行之古  
今如此也又曰出家兒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寒熱  
即熱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汝石  
頭初看聲論至會萬物為己者其唯聖人乎則曰聖  
人無己靡所不已乃作參同契首言世士大僂心無  
過此語也中間亦尋常說話夫欲會萬物為自己只  
去盡了年盡大地無一法可見已而又囑曰充湛莫虛度  
所以告汝輩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即虛

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於非色作色解即是移時  
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得否若與麼會便是誤  
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什麼用處但守分過時好  
嘗指竹問僧曰還見麼曰見查曰竹來眼裏眼到竹  
邊曰恁不與麼查笑曰死急作麼有偈曰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之不到耳聲何觸眼  
眼色耳聲萬法其辨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  
誰堅誰變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李國  
主駕至慰問甚勤閏月望剃髮沐浴辭眾訖跏趺而  
化顏雖久而如生閱世七十有四坐五十有四夏公  
知李建勳已下素服奉全身于江寧丹陽知建塔謚

大法眼禪師

贊曰：玄沙論三句初無金銀銅輪之語不然殆與教  
乘何異哉琛公精深廣大唯以直下便見擬成剎法  
為要非三句所能管攝也蓋以仍舊自處以絕滲漏  
句為物頗更邊幅而永明乃其的孫豈所謂深山大  
澤龍蛇所由生者耶

禪林僧寶傳第四

禪林僧寶傳第五

潭州石霜諸禪師

邵武龍湖開禪師

筠州九峯虔禪師

吉州禾山殷禪師

潭州石霜諸禪師

禪師名慶諸廬陵新淦陳氏子也生而神俊標致閑暇年十三獨游南昌愛西山往游覽忘返汝門紹鑿與語奇之謂人曰此兒自奮如此他日未易量也容納之諸度之十年如一月乃剃髮詣嵩嶽受具時浴下毗疋之學盛諸親視講席良久而去有勸之者諸不答聞湘中有南宗法道往造大滬時祐禪師席下萬指諸願籍名後作勤勞梓白問甚久祐見之歎其

曰檀信物不可拋撒曰不敢祐俯拾得一粒曰此非  
拋撒者耶諸擬對之祐曰勿輕此一粒百子粒從此  
粒生曰即如是此粒從何生乎祐為大笑明日陞座  
曰大衆米裏有蟲然諸疑終不決至道吾智禪師所  
依止問曰和尚百年後有人問極則如何向伊道  
智喚汝汝至智曰添淨鉢水着却問諸曰汝適  
何所問諸理前語智即起去諸於是悟其旨時子為  
二夏僧去隱于瀏陽之陶家坊人無知者有僧自洞  
山來諸問伊公此有何言句曰洞山曰初秋夏末直  
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然對之者多不契諸曰何不  
道出門便是草洞山旋聞其語驚曰瀏陽乃有古佛

耶自是僧多往依之乃任成法席號霜華山山去道  
吾密邇智公將化以請為正傳棄其衆從諸之迎居  
正寢智行必掖坐必侍智歿時衆已輻湊如雲謂衆  
曰一代時教整理時人手脚元有其由皆落在今時  
直至法身非身名為極致而我輩汝門全無肯路若  
分即差不分即坐着淚水但由心意忘說見聞僧問  
如何是西來意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曰會麼曰不  
會諸曰賴汝不會汝若會打破汝頭諸坐室中僧窓  
外問咫尺之間為什麼不見師顏諸曰我道徧界不  
曾藏僧至雪峯舉似存禪師而曰石霜意肯如何存  
公曰什麼處不是石霜後傳此語至諸諸笑曰老漢



有什麼死急諸不出霜華二十年學者刻意師慕至  
堂中有不卧屹然枯株者天下謂之枯木衆君僖宗  
聞其名遣使齊賜紫伽梨諸不受光啓四年戊申二  
月二十日己亥安坐而化閱世八十有二坐五十有  
九夏葬全身於寺之西地滿謚普會塔曰無相有得  
法上首兩人龍湖聞禪師九峯軋禪師

邵武龍湖聞禪師

禪師名普聞唐僖宗太子生而吉祥眉目風骨清真  
如畫不茹葷信末鐘愛之然以其無經世意百計陶  
寫之終不回聞霜華之風夢寐想見中和元年天下  
大亂僖宗幸蜀親王宗室皆逃亡不相保守聞斷髮

逸游人無知者造石霜諸與語嘆其曰汝棄願力而  
來乃生帝王家脫身從我火中芙蓉也聞夜入室懇  
曰祖師別傳莫肯以相付乎諸曰勿謗祖師曰天下  
宗昔盛大豈妄為之耶諸曰是實妄曰師意如何諸  
曰待梅山點頭即向汝說破聞俯而惟曰大奇汗下  
再拜即自辭去至邵武城外見山鬱然深秀問父老  
彼有居者否曰有一苦行隱其中聞撥草望煙起處  
獨進苦行見至欣然讓其廬曰上人當與此長揖而  
去不知所之聞飯木實飲谷而住十餘年一日有老  
人來拜謁聞曰丈夫家何許至此何求老人曰我家  
此山有求於師然我非人龍也以疲墮行雨不職上

天有罰當死賴道力可脫聞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  
致力雖然汝當易秋來俄失老人在視座榻旁有  
小蛇尺許延緣入袖中屈蟠暮夜風雷挾坐榻電輝  
雨射山岳為搖振而聞危坐不傾達且晴霽垂神蛇  
墮地而去頃有老人至泣淚曰自非大士之力為血  
腥穢此山矣念何以報厚德即穴巖下為泉曰他日  
衆多無水何以成叢林此泉所以延師也泉今為湖  
在羊山號龍湖邦人聞其莫富者施財貧者施力翁  
然而成構觀游僧至如歸湖之側有神極靈福福此  
邦民俗畏敬之四時以牲饗祭聞杖策至廟與之約  
曰能食素持不殺戒乃可為鄰不然道不同不相為

謀何山不可居乎是夕邦之父老夢神告語曰聞禪  
師為我受戒我不復血食奈我當如此止飯足矣自  
是神顯異迹護持此山聞將他令擊鐘集衆踟躕而  
坐說偈我出世難來出家宗師指赤箇歇處住山聚  
衆三十年對人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歛  
目時齋聽取於是歛目安坐寂然良久撼之已化矣  
塔于本山謚圓覺禪師史不書名但書僖宗二子建  
王宸益王陞然亦失其母氏位及薨年月傳不書聞  
受業受具所讀偈云我出世難來出家疑石霜亦其  
落髮師歟

筠州九峯處禪師

禪師名道度劉氏福外候官人也容姿閑詭明濟氣  
堅叢林至霜華諸禪師見之謂人曰此道人從上宗  
門爪牙也諸歿時度作侍者衆請堂中第一座嗣諸  
住持方議次度犯衆曰未可須明先師意肯乃可取  
衆曰先師何意度曰只如道古廟香爐一條白練如  
何會第一座曰是明一色邊度曰果不會先師意  
於是第一座者起炷香誓曰我若會先師意香煙滅  
則我脫去不然煙滅不能脫言卒而脫去度拊其背  
曰坐脫立亡不無首座會先師意即朱也盧子普會  
塔之旁三牛而去經行於未山之下住崇福寺僧問  
無間中人行什麼行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什麼行

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曰汝須知有不共  
命者曰不共什麼命曰長生氣不帶復曰大衆還得  
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  
境界一直晴空是普賢床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  
於中多是話月從上宗門中更如節度使符信且如  
諸先德未建許多名自指凍已前諸人約什麼體格  
商量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根試採聽看  
不假兩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  
歌盡乾坤都來是汝當人箇自體向什麼處安眼耳  
鼻舌莫向意根下為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  
分所以古人道擬將心意字去宗大似西行却向東

先是馬大師歿於豫章開元寺門弟子懷海智藏輩  
塋舍利於海昏石門海亦廬塔十餘年乃沿馮川上  
車輪峯逢司馬頭陀勸海留上因不復還石門度自  
九峯往游焉遂成法席為泗潭第一世繼海遺蹤也  
吳順義初告衆守坐而化塔于寺之西號圓寂證大  
覺禪師得法上首殷禪師

吉列禾山殷禪師

禪師名無殷生吳氏福列人也七齡雪峯存禪師見  
之愛其純粹化其親令出家年二十乃剃落受具辟  
游方至九峯度公問汝遠來何所見當由何路出生  
死對曰重昏廓闕盲者自盲度笑以手揮之曰佛法

不如是殷不懌請曰豈無方便曰汝問我殷理前語  
問之曰奴見婢懇懇於是依止十餘年度移居石  
門亦從之及度歿去游廬陵至永新見東南山奇勝  
乃盪水而往有故寺基蓋文德中異僧達矣道場遂  
定居學者雲集度後主聞其名詔至金陵問佛法大  
意久之有旨延居揚州祥光寺懇辭歸西山詔任翠  
巖又住上藍寺賜號澄源禪師建隆元年庚申二月  
示有微疾三月二日令侍者開方丈集大眾曰後來  
學者未識禾山即今識取於是泊然而化閱世七十  
坐夏五十諡法性禪師塔曰妙相  
贊曰石霜言徧界不曾藏而其子聞公臨化曰今日

分明說似君我歛目時齊聽取九峯言盡乾坤是汝  
當人自體何處安眼耳鼻舌而其子殷公臨化曰後  
來學者未識木山即今識取子觀其父子兄弟語言  
行履如秋著影出聲呼谷應而近世禪者高行思可  
悲憐也

禪林僧寶傳第五

禪林僧寶傳第六

南康雲居宏覺禪師

洛浦安禪師

雲居宏覺禪師

禪師名道膺幽州王田人也生于王氏兒稚中骨氣  
深穩言以理多十歲出家於詭陽延壽寺又十五年  
乃成大僧其師使習毗尼非其好棄之游方至翠微  
會有僧自豫章來夜語及洞上法席於是鉢南來  
造新豐謁晤本价禪師价問汝名什麼對曰道膺价  
曰何不向上更道對曰向上即不名道膺价喜以謂  
類其初見雲巖時祇對客以為个室膺深入留雪峯  
之後結庵而居月一來謁价呵其未忘情於道為价

雜乃焚其庵去海昏登歐阜歐阜廬山西北崦冠世  
絕境也。就樹縛屋而居。號雲居。衲子亦追來而集。散  
處山間樹下。久成苦架。說法其下。曰。佛法有什麼多  
。莫行得。即是。但知心是佛。莫愁佛不解語。欲得如是  
。莫須如是人。若是如是人。愁箇什麼。若云如是莫  
。而難自古先德。淳素任真。元來無巧設。有人問如何  
。是道。或時答。甌。輒木頭作麼。皆重元來。他根本脚下  
。實有力。即是不思議人。握土成金。若無如是。莫饒汝  
。說得簇花簇錦。相似直道。我放光動地。世間更無過  
。也。盡說了。令殺頭人。搥不信受。元來自家。脚下虛無  
。力汝等。譬如獵狗。但尋得有蹤跡。底若遇羶羊掛角。

時非但不見蹤迹。氣息也不識。僧便問。羶羊掛角。特  
如何。答曰。六々三十六。曰。會麼。僧曰。不會。曰。不見道。  
無蹤迹。又問。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  
密語。齊呼。問者名曰。會麼。曰。不會。曰。汝若不會。世尊  
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乃曰。僧家發言。吐氣須  
有來由。莫當等閑。這裏是什麼。所在爭受。容易。凡問  
箇莫也。須識好惡。若不識。尊卑良賤。不和觸犯。信口  
亂道也。無利益。竝音家行脚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  
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怕同參多去。第一莫將  
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他前頭八十老人。出場  
。屋不是中兒戲。不是因循底。莫一言參差。即千里萬

至難為。杖攝蓋為學。處容易不着力。敲骨打髓。須有  
來由。言語如鉗如夾。如鈎如鎖。須教相續不斷。始得  
頭頭上具物。上上明。豈不是得妙底。更一種學。大須  
子細研究。直須諦當的。無差。到這裏。有什麼踴躍  
處。有什麼擬議。處。向去底人。須帶慘悚戰戰。始得若  
是知有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  
去。為什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若臘月扇  
口邊。直得醜出。不是強為任運。如此欲得。子磨更須  
是子磨人。既是與磨人。不惹惹磨。更惹磨。更而難得  
又曰。汝等直饒學得佛邊。更早是錯。用心了。也不見  
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尚不于自己。更自餘。是什

麼。如今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有什麼文法。  
如將方木。逗孔中。多少聲訛。若無與磨。更饒汝說。圓  
得。簇花簇錦也。無用處。未離情識在。若一切更須。何  
這裏及盡。始得無過。方得出身。若有一毫髮去。不盡  
即被塵累。況更多差之毫釐。過化。小集不見古人。豈  
道學處。不云盡是流俗。閑閑中。物捨不得。俱為滲漏。  
直須向這裏。及取去。及去。及來。併盡。一切更始得無  
過。如人頭上。上上物。上上通。祇喚作了。更人終不喚  
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便是世間極重極貴物。  
不得將來。向尊貴邊。須知不可思議。不當好。所以  
古人道。猶如雙鏡。光之相對。光明相照。更無虧盈。豈

不是一般。猶喚作影像邊。譬如日出時，光照世間，明  
朗是一半，那上半喚作什麼？如今人未認得光影門，  
頭下底底底，將作屋裏裏，又爭得？又曰：得者不淨，  
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活。嗟！解者無狀惡。從天降，  
下即貧窮，從地湧出，即富貴。門裏出身，則易；身裏出，  
門則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迥脫，  
獨拔當時語言，不要多，之則無用。處僧問：如何是從  
天降下，即貧窮？曰：不貴得。又問：如何是從地湧出，即  
富貴？曰：無中或有。又曰：了無所有，得無所圖，言無所  
是，行無所依，心無所託，及盡始得，無過在衆如無衆，  
無衆如在衆，在身如無身，處世如無世，豈不是無境

其德起於萬類，脫一切羈鎖，千人萬人，得高道，不貴  
自己。如今若得共起，初一般。古人曰：體得那邊，支却  
來這邊行李，那邊有什麼？支這邊又作麼？生行李所  
以道有也。莫將來無也。莫將來現在底是誰家？又  
曰：欲體此支，直似一息不來底人，方與那箇人相應。  
若體得這箇人意，方有少許說話，方有少許行李，  
分暫時不在，如同死人。豈况如今論年論月不在，如  
人長在，愁什麼？家莫不辨，欲知久遠，莫祇在如今。如  
今若得久遠，亦得如人子，知萬里歸家，行到即是。今  
即一切，恁是，不是，即一切，恁不是，直得頂上光燄生，  
亦不是能為一切，一切不為道。終日貧前頭，莫失却。



皆後事若見皆後事失却前頭事如人不前後有什  
麼事僧問有人衣錦繡入來見和尚後為甚寸然不  
掛曰直得琉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乃曰若有  
毫許去及不盡即被塵累豈况更多不見尋常道外  
天底事須對衆掉却十成底更須對衆去却擲地作  
金聲不須回頭顧着自餘有什麼用處不見二祖當  
時詩書博覽三藏聖教如觀掌中因什麼更求達磨  
安心將知此門中事不是等閑所以道智人不向言  
中取得人豈向說中求不是異於常徒息一切萬累  
道暫時不在津路便有來由非但惡眷屬善眷屬也  
覓不得甚處去通身去歸家去者觀去始脫得諸有

門去々得牢籠脫險難異常徒又曰如掌中觀物決  
定決定方可隨緣若一如比千萬亦然千萬之中難  
為一二一二不可得不見道顯照底人即易得顯已  
底人即難得不道全無即是希有若未得如此不受  
強為強為即生惱生惱即退道退道則罪來加身即  
見不得說什麼大話汝既出家如囚免獄汝欲知足  
莫貪世榮忍饑忍渴志存無為得在佛法中千生九  
死也莫相拋出生入死莫違佛法斬釘截鐵莫負如  
來更宜無多各自了取有莫近前無莫立膺住持  
三十年道徧天下衆至千五百人南昌鍾王師尊之  
願以為世々師唐天復元年秋示微疾十二月二十

八日為大眾開最後方便。叙出世始卒之意。眾皆愴然。越明年五月三日。問侍者。今日是幾。對曰。初三師云三十年後。但云祇這。是乃端然告寂。

澧州洛浦安禪師

禪師名元生。生淡氏。鳳翔南游人也。幼依懷恩寺。祐律師剃髮受具。既長。通經論。初造翠微。無所契悟。北至臨濟。臨濟稱其俊爽。可教。字自負。辭去。至夾山庵。于冢巔。夾山誅之。以書抵安。誠。使者曰。此僧得書。不發明。自當來。發之。不來也。字得書。果置之。不答。使者具以告。夾山。夾山曰。且暮必至矣。俄報字至。夾山望見。呵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安乃問曰。自遠趨。

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閻梨。此間無老僧。安曰。錯。夾山曰。任。且莫草。之。念。之。雲。月。是。同。雞。山。各。異。任。截。斷。天。卡。人。舌。頭。則。不。無。閻。梨。角。教。無。苦。人。解。語。半。字。茫然不知答。夾山以杖擊之。夾山歿。眾以安次補。任持之。移居洛浦。謂眾曰。未後一句。始到字。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上。如。龜。負。圖。自。取。換。身。之。禍。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學。道。先。須。識。得。自。己。宗。旨。方。可。臨。機。不。失。其。真。祇。如。鋒。鏃。未。非。已。前。都。無。是。箇。非。箇。督。尔。輕。起。見。聞。便。有。張。三。李。四。胡。來。漢。去。四。姓。雜。者。不。親。而。親。是。非。生。起。致。使。去。關。固。閉。識。鑠。難。開。疑。網。羅。籠。智。力。方。剪。若。不。

當陽曉示迷子何以知歸欲得天用現前但可顯忘  
諸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智照洞然更無他物以今  
學人觸目有滯蓋為因他數量作解被他數量該括  
方寸不能移易所以聽不出聲見不起他假饒併當  
門頭淨潔自己未能通明還同不了若也單明自己  
法眼未明此人祇具一隻眼所以是非欣厭貫系不  
得脫却自由謂之深可怒傷各自努力君光化元年  
戊午秋八月試門弟子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況其  
他哉切須在念時不待人至十二月一且又曰吾早  
夕行矣有問之諸人若對得分符鉢袋子曰若道這  
箇是即是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覓活臺中第

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排燈安曰去汝扶吾  
宗不起有衣從上座曰去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安曰  
未得更道衣從曰衣從道不盡安曰我不管汝道不  
盡曰衣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安乃歸方丈中夜喚衣  
從至曰汝今日祇對老僧甚有道理據汝合體得先  
師意旨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  
耳目所到且道那句是實那句是至衣從茫然不知  
安曰苦々二更時衆請安代答安曰慈舟不泛滄波  
上剎峽徒燃放木鷁泊然而化閱世六十有五坐四  
十六夏

贊曰洞山价夾山會皆藥山的骨孫其鍛鍊鉗鎚可

謂妙密然何之宗至肩繞有同字案後雲居簡而已  
會之宗遂止於洛浦安公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  
鯤化而為鵬九萬里風斯在下然聽其自他也使  
之化則非能鵬也肩安似之其純也理之固然

禪林僧寶傳第六

禪林僧寶傳第七

台別天台韶國師

九峯玄禪師

南康雲居齋禪師

瑞鹿先禪師

天台韶國師

天台國師名德韶處州龍泉人。生陳氏。母葉夢白。先  
觸體覺而娠。生而偉異。年十五。有梵僧見之。拊其背。  
曰。汝當出家。塵中無置汝所也。乃往依龍歸寺。剃髮。  
十八。詣信州開元寺。受滿分戒。後唐同光中。謁舒州  
投子庵主。不契。造龍牙通禪師。問。雄雄之尊。因什麼。  
親近不得。道曰。如火與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道。  
曰。汝不會我語。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道曰。

念如是。韶惘然。因要為說。道曰。道者汝向後自會去。  
時疎山有矮師叔者。精峭號能。鑿鑿機。韶問。百市千  
重。是何人境界。矮曰。左提芒繩。縛鬼子。曰。不落古今。  
請師說。矮曰。不說。曰。為什麼不說。矮曰。箇中不辨有。  
無。韶曰。師今善說。矮駭之。久而辭去。所至。女留見。知  
識五十四人。括磨搜利。窮極隱秘。不知端倪。心志俱  
飛。至曹山。但隨衆而已。無所咨參。有僧問。法眼禪師。  
曰。十二時中。如何得。頓息萬緣。去。法眼曰。空與汝為。  
緣。耶。色與汝為緣。耶。言空為緣。則空本無緣。言色為  
緣。則色心不二。日用果何物為汝緣。平韶聞。悚然異  
之。又有問者曰。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曰。是曹源

一滴水。於是韶大悟。於座下。平生疑滯。渙若冰釋。感  
涕沾衣。法眼曰。汝當大宏吾宗。行矣。無自滯。於是游  
天台。觀智顛禪師遺蹤。如故。居。睽然有終焉之心。初  
寓止。白沙。時吳越忠懿王。以國子刺。台。列。推。開。韶。名。少  
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禮。日夕問道。韶曰。他自為霸主。  
無忘佛恩。漢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因。位。遣使迎。至。尊。  
莫之。以為國師。焉。韶說法簡。而要。撥法枝葉。曰。古聖  
方便。猶如何。汝去。祖曰。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是為無  
上心。師至妙法門。我輩稱祖門下士。何以解之。若  
言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若言不撥風幡。就風幡。起。通  
取。若言風幡動。是什。麼。若言。附。物。相。心。不。須。認。物。

若言色即是空若言非風幡動應須妙會與祖師意  
旨了沒交涉既非種種解會合如何知悉若真見去  
何法門不明雖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或問如何  
是古佛心答曰此問不弱又問亡僧遷化向何處去  
曰終不向汝道曰為什麼不道曰恐汝不會問那叱  
太子析肉逐母析骨還父然後化生於蓮花之上為  
父母說法永審如何是太子身曰大家見下座問故  
每曰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乃可僧滲問如何是絕  
滲漏曰曰洗口似鼻孔又曰眼中無色識色中無眼  
識眼識二俱空何能令見色是眼則不能自見其已  
體若不能自見云何見餘物古聖方便皆為說破若

於此明得寂靜法不寂靜法也收盡明得遠離不  
遠離法亦收盡未來現在亦無遺餘名一法界何有  
遮障各自信取僧義寂者謂詔曰智者之教年祀寢  
遠心多散失唯新羅國有善本願藉禪師慈力致之  
使再開東土人天眼目於是詔以開忠懿王遣使航  
海傳寫以還而詔適與智者同姓疑其後身也開寶  
四年辛未華頂西峯忽摧聲震山谷六月有星墜于  
峯頂林木皆白二十八日集眾告別而他閱世八十  
有二坐六十有五夏  
贊曰聞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而法眼但曰  
是曹源一滴水詔乃開帳大問詞答語無所增損所

謂悟者何自而發之及觀韶所對問者如問古佛心  
對曰此問不弱如問如何是太子身對曰大家見上  
座問則問答之間不冷意根椿立蓋壽曰大凡言句  
須純滲漏而學者方爭趨微妙之城欲見祖師之心  
譬如趨越而自燕也歟

筠州九峯玄禪師

禪師名通玄生程氏其先鄆州長壽人也幼依鄆之  
仁王寺沙門惠超隱察之外純深中穎悟超奇之  
為落髮受具即游洛中聽毗尼部棄去至武陵謁德  
山鑒禪師鑒時已臘高門風益峻門下未有講之者  
而鑒獨以玄為奇然玄不大徹遂辭去至高安謁价

禪師价與語喜撫之曰嘗有神珠白晝示人  
况玄夜半子可貴也玄曰但不識珠者取僅識之  
亦無晝夜价稱之以為後士价歿廬于塔旁三年而  
學者來依從曰盛玄曰太平時世饑饉困卧復有何  
憂吾本無憂汝與麼來相尋是無憂生玄無憂生玄  
道人所忘何不各自歇去中和初拜辭其塔北游久  
之南還寓止豫章南平鍾主執弟子禮北面而師復  
之玄歎城者思超放山林王為買末山遠精舍親澄  
濟以延之學者風靡而至或問自心他心得相見否  
玄曰自己尚不見他人何可觀又問罪福之性如何  
了達得無同異玄曰締絡不禦寒又嘗問僧近自何

處來曰問嶺去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去曰  
有不動步者麼僧云有去曰爭得到此問其僧不能  
對去以杖逐之去謂門弟子曰佛意祖意如牛展握  
先師安立五位發明雲巖宗旨譬如神醫治病其藥  
只是尋常用者語忌十成不欲斷絕機忌觸犯不欲  
染污但學者機思不妙唯尋九轉靈丹云能起死是  
大不然法華經有化城一品佛祖密說熟讀分明大  
通智勝佛壽五百四十萬億那由他如其坐道場破  
魔軍已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佛法不現  
在前如是一十劫乃至十小劫結跏趺坐身心不動  
而諸佛法猶不在前意垂成者言一十劫言十小劫

者是染污是斷絕又曰爾時初利諸夫先為破障於  
菩提樹下敷師子座高一由旬佛於此座當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適坐此座時諸梵天王雨衆天花  
而百由旬香風時來吹去華花更雨新者如是不絕  
滿十小劫供養於佛常擊天鼓其餘諸夫作天伎樂  
常雨此華四王諸天為供養佛常擊天鼓其餘諸夫  
作天伎樂滿十小劫至於滅度亦復如是諸比丘木  
通智勝佛過十小劫諸佛之法乃現在前成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言過十小劫者偏正回向之旨也祖  
師曰藉教悟宗者天豈不然哉偽唐貞觀三年二月  
十七日是興誠其徒曰無虛度先蕩無虛消信施既



已出家唯道是履名大丈夫於是寂然在定至三月  
二十日乃化閱世六十有三坐四十有二夏  
贊曰巖頭曰但識綱宗本無是法去言語忌十成不  
欲斷絕機忌觸犯不欲染汙者綱宗也至引法華以  
證成明佛祖之密說泮然無疑藉教以悟宗夫豈虛  
語哉余至九峯拜其塔碑已斷壞不可識有木碑書  
其略如此耳今其宗板皆不及去所示綱宗何也

### 南康雲居齋禪師

禪師名道齊生金氏南昌人也幼依百丈明照禪師  
得度種性猛利經行燕坐以未明已變為憂持一鉢  
徧歷叢林字心不息時法燈禪師任南昌上藍齋徑

依之法燈使知藏司法燈偶見齊呼曰每見舉祖師  
西來意語藏主如何商略齊曰不東不西法燈曰若  
與麼會了無交涉曰未審尊意如何法燈良久曰西  
來有甚意便去齊於是頓悟其旨初任高安大愚有  
搜玄拈古代別之語盛行諸方號東禪嘗謂門弟子  
曰達磨言此方經唯楞伽可以印心吾讀此經偈曰  
諸法無法體而說唯是心不見於自心而起於分別  
可謂大慈悲父如實極談我輩自不領受背負恩德  
如恒河沙或問曰然則見自心遂斷分別乎齊曰非  
然也譬如調馬馬自見其影而驚何以故以自知不  
其影從自身出故吾以是知不斷分別亦捨心相也

祇今目前如實而觀不見纖毫祖師曰若見現在過去未來亦應見若不見過去未來現在亦不應見此語分明人自迷昧或又問龍濟曰一切鐘鼓本無聲如何信之無聲齊曰祖師曰如鼓聲無有作者無有任處畢竟空故但誰凡夫耳若鼓聲是實有鐘聲俱擊應不相參所以云沙曰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參句之無前後若不當體寂滅如何得句句無前後耶後移住幽谷山雙林禪院又遷住雲居凡二十年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八日申時令擊鐘集眾維那白眾已集齊笑叙出家本末揖謝轉詣叢席者曰今日老僧以風火相逼特與諸人相見且

向什麼處見向四大五蘊處見耶六入十二處見耶是種之處不可見則只今相問者是誰若真見得可謂後學有賴良久曰吾他後當以院爰累契瓊乃他閱世六十有九坐四十有八夏贊曰予讀大愚東禪碑之載齋悟契之緣法燈曰西來有甚意以校傳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之語誤也昔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答曰庭前柏樹子又隨而誡之曰汝若肯我與麼道我則辜負汝之若不肯我與麼道我則不辜負汝而昧者樂之使古人之意不完為害甚矣故併錄之

瑞鹿先禪師

禪師名本先生鄭氏溫州永嘉人也兒雅不甘處俗  
去依集慶院沙門某年二十五為沙彌詣天台國清  
寺受滿分戒即造韶國師服勤十年任瑞鹿寺足不  
歷城邑年不度財帛不設卧具不衣繡絲巾齋終日  
冥坐申且誨誘門弟子踰三十年其志弥厲謂眾曰  
吾初見天台言下便驚然午日之內四威儀之中似  
物礙膺如讎同契一日忽然猛省譬如洗面摸着鼻  
孔作偈三首曰非風幡動仁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  
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真是好知音又曰若是見色  
便見心人來問着方難答若求道理說多般辜負平  
生三隻袖又曰曠大却來祇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

同地同天作麼秋作麼秋兮無不是乃又曰華嚴稱  
佛身充滿於法界是真箇也無且如佛身既已充滿  
法界菩薩界緣覺聲聞界人天修羅界餓鬼畜生地  
獄界應無處踏如是理論太煞聲訛尋常說諸法所  
生唯心所現且道而今五根所對六境與汝是同耶  
是別耶同則何不作一塊別則如何說唯是一心大  
洩着精彩佛法不是等閑大別祥符元年二月謂門  
弟子如畫曰為我造箇卯塔成我行矣八月望日塔  
畢工遠近道俗造山唯恐其後是日如平居至午時  
安坐方丈半結寶印謂如畫曰古人曰騎虎頭擡虎  
尾中央莫作蒼生如畫曰也祇是如畫先曰汝問我

如畫乃問騎虎頭撩虎尾中央更作廢生先曰我也  
弄不出於是奄然開一目微視而寂閱世六十有七  
坐四十有二夏長吏以其更聞有詔本列常加檢視  
如畫乃奉其平生所著竹林集十卷詩辭千餘首詣  
關上進詔藏秘閣如畫特賜紫衣  
贊曰讀先傳校傳燈語句詳略少異耳夫自心非外  
有妄畫而自區則於生死之際超然自得如此然予  
每怪前聖平日機辨皆不可犯至臨終之日皆返先  
泯氣洞山曰吾閑名已謝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  
向這驢邊感今先又曰我也弄不出嗚呼其有肯  
要乎

七卷終

禪林僧寶傳第八

圓通緣德禪師

南塔光湧禪師

洞山守初禪師

南守巖巖尊者

圓通緣德禪師

禪師名緣德生杭州臨安黃氏年十七師事東山老  
宿勤公剃髮受具神觀精深中空外夷以精進為佛  
更年二十四徧游諸方爛熳叢席至襄州清谿謁進  
禪師棲遲不去久之江南李氏有國日德混跡南昌  
之上藍寺楚國宋公齊丘至游經臺僧衆趨迎德閱  
經自若宋公傍立觀之德不甚顧荅宋公問上座看  
甚經德舉示之宋公異焉力請住舍利幽谷雙嶺諸

刹德無所<sup>去</sup>留所至<sup>禪</sup>然默坐而已。而學徒自成  
規矩。平生着一袖襖。以繩貫其褶。夜申其襖。以當  
被。後至<sup>聞</sup>其<sup>名</sup>。致<sup>至</sup>金陵。問<sup>佛</sup>法。大意留<sup>禁</sup>中。又創  
寺。以居之。昭惠后以其子宣城公薨。施錢建寺於廬  
山之濱。石耳峯之下。開基日得金像。觀世音於地中。  
賜名<sup>圓通</sup>焉。本朝遣使問罪江南。後主納土矣。而  
胡則者據守九池。不降。大將軍曹翰部曲渡江入寺。  
禪者警徒。德淡坐如平日。翰至不起。不揖。翰怒呵曰。  
長老不聞殺人。不貶眼將軍乎。德熟視曰。汝安知有  
不懼生死。和尚耶。翰大奇。增敬而已。曰。禪者何為而  
散德曰。擊鼓自集。翰遣禪杖擊之。禪無至者。翰曰。不

至何也。德曰。公有殺心。故爾。德自起擊之。禪者乃集  
翰再拜。問決勝之策。德曰。非禪者所知也。太平興國  
二年十月七日。外堂曰。脫離世緣。乃在<sup>今日</sup>。以<sup>禪</sup>表  
并所着木屐。留付<sup>山中</sup>。使<sup>禪</sup>人累青石為塔。曰。他日  
塔作紅色。吾再至也。乃化。閱世八十。坐六十有三夏。  
謚曰道濟禪師。

南塔光湧禪師

禪師名光湧。豫章豐城章氏子。母乳之。久神光照庭。  
既焉皆驚。因以光湧名之。七歲誦詩禮。曉大義。十五  
學經論。輒能講解。開元寺有尊宿史。忘其名。有異能。  
解見。傷嘆曰。法中俊人也。以維摩經旨決受之時。仰

山寂禪師住南昌之石亭寺。滿父復之得度十九詣  
襄州壽山寺戴律師受滿分戒。北游謁臨濟。臨濟曰  
汝師明眼乃不妄之。遠游何為。滿因南歸。執勤累歲。  
先是石亭見來參者必問曰來作麼。曰禮觀和尚。又  
問還見和尚麼。曰見。又問和尚何似。驢參者無能對。  
脫對亦不契。忽問復滿對曰老滿見和尚亦不似佛。  
石亭曰若不似佛似箇什麼。滿曰若更有所以與驢  
何別。石亭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語驗  
人。已二十年無決了者。噫子真利根。當自保任。吾不  
能盡子異白。當自知耳。指以謂人曰此子肉佛可以  
化人也。石亭歿。滿然第三指以報法。又然第二指以

報親。偽唐天祐元年。南昌帥南平王鍾傳盡禮迎至。  
府使至不起。於是州牧縣尹至不起。道俗頓集亦不  
起。乃共訖之曰師不起。則郡縣之咎。於是不得已從  
之。遂嗣石亭法席。學者歸之如雲。十四年秋還仰山。  
偽唐昇元二年夏無疾而化。閱世八十有九。坐七十  
夏。

洞山守初禪師

禪師名守。初出於傅氏。鳳翔良原人也。兒時聞鐘梵  
聲輒不食。老坐終日。母詰之。不饒。亦不索。年十六  
跪白求出家。母許之。依渭州崆峒沙門志諡剃髮。詣  
涇州舍利律師淨圓受具足戒。始游律肆。執卷坐睡。

棄去歷咸秦自襄漢南至長沙坐夏休詣雲門偃夏  
禪師偃問近離何處對曰查溪又問夏在何處對曰  
湖南報慈又問幾時離對曰八月二十五偃曰汝  
三頓棒初用然良久又申問曰適來祇對不見有過  
乃蒙賜棒實所不曉偃呵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尔  
高略初默悟其旨曰他日正當放無人煙處不當粒  
米飯十字僧即自辭去北抵襄漢徧漢軋祐元年衆  
請住洞山禪甚律者謂字者曰語中有語名為死句  
語中無語名為活句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  
啄同時用到此實難得人但爰不動一塵不撥一境  
見便道若此輩東去南北不知其數要得脫略窠

印活人眼目不道都無但可言汝皆坐不達根原落  
在陰界妄以為安不知陷在死水弄箇無尾胡孫臘  
月三十日鼓已打破胡孫走却手脚忙忙悔無所及  
若是袖僧凍殺餓殺終不着渠鶻鼻布衫本朝太  
平興國六年尚書石公襄帥趙公文章奏初有道行  
化于此邦補助聖化有旨賜徽號紫伽梨旌異之任  
山四十年道徧天下淳化元年秋七月無疾跏趺而  
化閱世八十有一坐六十有五夏

南守嚴嚴尊者

禪師諱自嚴生鄭氏泉州同安人也年十一棄家依  
建興卧像寺沙門契緣為童子十七為大僧游方至

廬陵謁西峯者宿雲諾々者清涼智明禪師高弟雲  
門嫡孫也。大宋皇帝嘗詔至闕館於北御園舍中  
習定久之懇之還山公依止五年密契心法辭去後  
懷仁江有蛟每為行人害公為說偈誡之而蛟輒去  
過黃陂峽渴欲飲會溪澗公以杖擲之而水得父老  
來聚觀合爪以為神公逝去武平南黃石巖多蛇虎  
公止住而蛇虎可使令四遠聞之大驚氣散莫之民  
以雨暘男女禱者隨其欲應念而獲家畫其像飲食  
必祭郊寺僧死公不知法當告官便自焚之吏追捕  
坐座中問狀不答索紙作偈曰雲外野僧死雲外野  
僧燒二法無恙生菩提路不遙而字畫險勁如擊竇

木叢吏大怒以為狂且慢已去僧伽黎曝日中既得  
釋因以布帽其首而衣以白服公恨所說法聽者疑  
信判囚不語者六年巖寺當輸布而民歲代輸之公  
不忍折簡置布束中祈免吏張暉歐陽程者相顧怒  
甚追至問狀不答以為妖火所着帽明鮮又索紙作  
偈曰一切慈忍力皆吾心所生王官苦拘束佛法不  
流行自是時亦語去游南康樂石山先是西竺舍利  
尊者解始識曰却後當有白衣菩薩來興此山公任  
三年而成叢林乃還南安江南牴牾為行舟礙公舟  
過焉摩挲之曰去去莫與人為害槎一夕蕩除之有  
僧自惠剎來曰河源有巨舟着以萬牛挽不可動願



得以載博建塔于南海為衆生福田公曰此隄府之  
物然付汝倡取之倡曰天零灑水生隄府舡主移莫  
立沙中久納福應菩提僧即舟倡獨而舟為動萬衆  
權呼至五羊有巨商從借以載僧許之乃解絳俄風  
作失舟所在有沙弥無多聞性而莫公謹慮公憐之  
作獨使誦久當聰明倡曰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  
成就一如義無古亦無今於是世間章句吾仰上只  
公示人多以倡然題贈以之中四字於其後莫有識  
其旨者異跡甚著所屬狀以聞詔佳之宰相王欽  
若大參趙安仁已下皆獻詩公未嘗視置承塵上而  
已淳化乙卯正月初六日集衆曰吾此日生今正是

時遂右脇卧而他閱世八十有二生六十有五夏論

曰定光圓應禪師

贊曰圓通誦曹將軍而不屈問軍旅莫而不答此其  
識能知宗也南塔初不受南平王之請及聞移禍及  
不因屠執之此其行高一世也學者固於法愛故初  
公語分生死所以發其機至於定應則全提大用於  
其他時曰吾此日生於化時而曰生最後之訓也臨  
禍福死生之際能如彼四老人則正宗已墜之綱尚  
可理也

釋林僧實傳第八

禪林僧寶傳第九

龍牙居遁禪師

永明智覺禪師

雲居簡禪師

龍牙居遁禪師

禪師名居遁生於郭氏撫州南城人也年十四依吉  
 州滿田寺剃落又六年詣嵩嶽受具道風骨擢甚視  
 瞻疑遂性爽粹語論英發初謁翠微不契至臨際亦  
 不契乃造洞山悟本作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作曰待洞水逆流即告汝道遁豁然大悟研味甚旨  
 悲欣交集服勤八年日增智證作稱其能馬氏方據  
 有長沙興崇梵坊聞遁名請說法于龍牙法濟禪寺

僧問如何是道。道曰無異。人必又曰。夫言修道者。此是觀論之詞。接引之語。從上已來。無法與人。只是相承。種多方便。為說出意旨。令識自心。究竟無法可得。無道可修。故云。菩提道自然。今言法者是執持之名。道是衆生體性。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滅。喚作隨流之性。常無變易。作麼生可特以與人。又可作意而修得哉。僧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道曰待石鳥龜解語。即向汝道。進曰石龜語也。曰向汝道什麼。其僧亦悟。又僧問大庾嶺提不起時如何。道曰六祖為什麼將得去。又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在什麼處。王迥曰汝道維摩掌擎世界。其對機峻。

峭無滲漏。類如此。偽梁龍德五年癸未八月。示疾九月十三日夜半。有大星殞于方丈前。詰旦加趺而化。閱世八十有九。坐六十有九夏。贊曰予觀龍身偈曰。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闢快龍舟。雖然舊閣開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君若隨緣得似風吹沙走石。不勞功。但於直上通無處。見危聞聲不用驚。皆清深精密。如其為人。疑問翠微臨濟祖。意度禪板蒲團。機語在己。見洞山之後。雪竇以瞎龍死水罪之。龍未聞之。必大笑。

永明智覺禪師

智覺禪師者諱延壽。餘杭王氏子。自其兒稚。知敬佛。

乘及冠日一食誦法華經五行侯下誦六十日而畢  
有羊群踉而聽年二十八為華亭鎮將嘗舟而歸錢  
塘見漁舡萬尾戰々惻然意折以錢易之放于江列  
維掖投翠嵩永明禪師參公學出世法會岑遷止龍  
冊寺美越文穆王聞其風悅慕聽其棄家為剃髮自  
受具衣不繒纈食無重味持頭陀行嘗習定天台天  
柱峯之下有鳥類天鷲巢衣禱中時韶回師眼目世  
間北面而師受之韶曰汝與元師有緣定日大作佛  
莫惜吾不及見耳初說法於雪竇山建隆元年志懿  
主移之于靈隱新寺為第一世明年又移之于永明  
寺為第二世界至二十人時號慈氏下生指法以佛

祖之語為銓集曰如葉收初聞得曰諸法從緣生諸  
法從緣滅我師大沙門嘗作如是說此佛祖骨髓也  
龍勝曰無物從緣生無物從緣滅起唯諸緣起滅唯  
諸緣滅乃知色生時但是空生色滅時但是空滅譬  
如風性本不動以緣起故動儻風本性動則寧有靜  
時哉密室中若有風何不動若無風遇緣即起非風  
特風為然一切法皆然維摩謂文殊師利曰不來相  
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乃曰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  
乘若去已更不丟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  
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此緣起無生之旨也僧問  
長沙偈曰學道之人未識真只為從來認識神無始

時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豈離識性。別有真心。  
耶。智覺曰。如來世尊於首楞嚴會上。為河難揀別詳。  
矣。而代猶故不信。河難以推窮尋逐者。為心。遭佛呵。  
之。推窮尋逐者。識也。若以識法。隨相行。則煩惱為識。  
亦名心也。意者。憶也。憶想前境。起於妄。並是妄識。不  
于心。妄心。非有無。有無不染。心非垢淨。垢淨不行。乃  
至迷悟。凡聖行住坐卧。皆是妄識。非心也。心本不生。  
今亦不滅。若知自心如此。於諸佛亦然。故維摩曰。真  
心是道場。無虛假。故智覺以一代時教流傳。此土不  
見大金。而天台賢首慈恩。性相三宗。又互相矛盾。乃  
為重閣。三宗知法。比此更相設難。至波險處。以心

宗旨。專折中之因。集方等祕經六十部。而天此土聖  
賢之語。三百家。以佐三宗之義。為一百卷。號宗鏡錄。  
天下學者。傳誦焉。僧問。如和尚所論。宗鏡。唯立一心。  
之旨。能攝無量法門。此心含一切法。耶。生一切法。耶。  
若生者是自生。歟。從他而生。歟。共生。無因而生。歟。答。  
曰。此心不縱不橫。非它非自。何以知之。若言含一切  
法。即是橫。若言生一切法。即是縱。若言自生。則心豈  
復生心乎。若言他生。而不得自知。曰。有他乎。若言共  
生。則自他。高無有。以何為共哉。若言無因而生者。當  
思有因。高不許。言生。况曰無因哉。僧曰。審非四性所  
生。則世尊云。何說。意根生。意識心。如世畫師。無不從

心造然則豈非自生乎又說心不孤起必藉緣而起  
有緣思生無緣思不生則豈非他生乎又說所言六  
觸因緣生六受得一切法然則豈非共生乎又說十  
二因緣非佛天人修羅作性自爾故然則豈非無因  
而生乎智覺矣曰諸佛隨緣着別俯應群機生善破  
更念入第一義諦是四種悉檀方便之語如以空奉  
示小兒耳豈有實法哉僧曰然則一切法是心否曰  
若是即成一僧曰審爾則一切不立俱非耶曰非不  
成二汝豈不聞首楞嚴曰我真文殊無是文殊若有  
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  
二相僧曰既無二相宗一可乎曰是非既乖大旨一

二還指圓宗僧曰如何用心方稱此旨曰境智俱亡  
云何說契僧曰如是則言思道斷心智路絕矣曰此  
亦強言隨他意轉雖欲忘跡而未忘跡僧曰如何得  
忘迹俱忘曰本無朕跡云何說忘僧曰我知之矣要  
當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當大悟時節神而明之曰我  
此門中亦無迷悟明與不明之理撒手似君無一物  
徒勞辛苦說千般此豈非上根大器莫能荷擔先德  
曰盡十方世界覓一人為伴無有也又曰止是一人  
承紹祖位終無第二人若未親到謾疲神思借曰云  
之又云妙之又妙但此方便門中旁贊助人之語於  
自己分上親照之時反視之皆為魔說虛妄浮心多

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但以形言迹文秋生時皆是  
執方便門途真實道要須如百尺竿頭放身乃可耳  
僧曰願乞最後一言曰他人問幻土谷響答泉聲欲  
達吾宗旨泥牛水上行又嘗謂門弟子曰夫佛祖正  
宗則真唯識繞有信處皆可為人若論修證之門則  
諸方皆云功未齊於諸聖且教中所許初心菩薩皆  
可比知亦許約教而會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  
同若入信門便登祖位且約現今世間之妄衆世界  
中第一比知第二現知第三約教而知第一比知者  
且如即今有漏之身夜皆有夢中所見好惡境界夢  
憂喜宛然覺來牀上安眠何曾是實並是夢中意識

思想所為則可比知覺時之妄皆如夢中無實夫過  
去未來現在三世境界元是第一阿賴耶識親相分  
唯是本識所變若現在之境是明了意識分別若過  
去未來之境是獨散意識思惟夢覺之境雖殊俱不  
出於意我則唯心之旨比況昭然第二現知者即是  
對妄分明不待立況且如現見青白等物時物本自  
虛不言我青我白皆是眼識分與同時意識計度分  
別為青為白以意辨為色以言說為青皆是意言自  
妄安實以六塵鉅故不自立名不自呼一色既然而  
萬法咸爾皆無自性悉是意言故曰萬法本闕而人  
自闕是以若有心起時萬境皆有若空心起則萬境

皆空則空不自空。因心故空。有自不有。因心故有。既非空非有。則唯識唯心。若無於心。萬法安寄。又如過去之境。何曾是有。隨念起。麤忽然現前。若現不生。境亦不現。此皆是衆生日用。可以現知。不待功成。豈假修得。凡有心者。並可證知。故先德曰。如大根人。知唯識者。恒觀自心意言。為境。此初觀時。雖未成聖。分知意言。則是菩薩第三約教。而知者。大經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此是所現本理。能詮正宗也。智覺棄大願。力為震且法施。至聲被異國。高麗遣僧航海。問道其國王。投書叙門弟子之禮。奉金絲織成伽藍水精數珠。金滌餅等。并僧三十六人。親承印記。相繼歸本國。

各化一方。以開寶八年乙亥十二月示疾。二十六日辰時。焚香告衆。跏趺而化。明年正月六日。塔于大慈山。閱世七十有二。坐四十二夏。

贊曰。予初讀自行錄。其行夏。凡百八件。計其貌狀。必枯悴。延芳。及見其畫像。凜然豐碩。眉自秀拔。氣和如春味。其平生如子江之月。研其說法。如禹之治水。孔子之闡韶。翠之射。王良之御。孫子之用兵。左丘明太史公之文章。嗚呼。真棄悲願而至者也。

雲居簡禪師

禪師名道簡。其先范陽人。史失其氏。天姿粹美。閑靜寡言。童子剃落。受滿分戒。徧游叢席。造雲居謁膺禪。



師膺與語連三日大奇之而誠令刻菩提衆於是簡躬探井與同樵爨徧掌寺務不妨商略古今衆莫有知者以臘高為堂中第一座先是高安洞山有神靈甚膺公住三峰時受服後既來雲居神亦從至舍於枯樹之下而樹茂號字樂樹神膺將須臾至支僧白曰和尚即不講誰可繼者曰堂中簡主支僧意不在簡謂令神選可當說法者僉曰第二座可然且攝禮先請簡豈敢當也既申請簡無所辭讓即自持道真入方丈攝衆演法自如主支僧大沮簡知之夕遁去字樂樹神者號漁詰且衆追至麥莊悔過迎歸聞空中連呼曰和尚來也僧問如何是和尚來風

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曰是曰為何什麼却在釋迦會上聽法曰他不爭人我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曰問這赤頭漢作麼問橫身蓋覆時如何曰還蓋得麼問地子為什麼吞却地師曰在理何傷問諸佛道不得麼和尚還道得麼曰汝道什麼聖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曰子人萬人不逢偏汝便逢問獨宿孤峰時如何曰閉著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峰獨宿問古人云若欲保任此意直須向高山頂立深處海裏行意旨如何曰高峰深處海向絕孤危似閨閣中軟暖麼又問叢林多好論汝尊貴邊莫如何曰要汝知大唐天子不書斷唐曆簡

契悟精深履踐明驗而對機應物度越格量天下宗  
師之壽八十餘無疾而化廬州師張崇為建塔于本  
山  
贊曰大陽明安嘗疏藥山之語曰高々山上標不出  
深々海底藏不沒其兒孫道承之以為妙得其旨友  
聞雲者之言則如真虎踞地而吼百獸震恐乃悟明  
未所不蓋裴旻之虎也予為作偈曰高々山上立深  
々々海底行道人行立變塵世有誰爭無問功不立深  
儂身貴生訓君顛倒欲枯木一枝榮

禪林僧寶傳第九

禪林僧寶傳第十

- 重雲暉禪師
- 瑞龍璋禪師
- 林陽端禪師
- 雙峯欽禪師
- 九峰詮禪師
- 龜洋志禪師

重雲暉禪師

禪師名智暉咸秦人年高氏童稚時至精舍輒留止  
如家圭峯温禪師見而異之為剃髮年二十多滿定  
戒師授高安白水本仁禪師于年而還洛京愛中灘  
佳山水創屋以居魏温室院日以施水給藥為夏人  
莫能淺深之梁開平五年忽欲還圭峯山行備然深  
往坐巖石間如常寢熟顧見磨袖數珠銅餅樓窠藏

石壁間觸之即壞歛目良久曰此吾前身道真也因  
就其處建寺以疇夙心方薙草有祥雲出衆峯間遂  
名曰重雲苑約引去有龍湫險惡不可行暉督役吏  
塞之以為路龍亦移他處但見雲當隨之後惠明宗  
聞而佳之賜額曰長興住持餘四十年節度使王彥  
超微時嘗從暉游欲為沙門暉熟視曰汝世緣深當  
為我家垣牆彥超後果鎮永興申弟子之禮因顯德  
三年夏詣永興與彥超別囑以護法彥超位曰公遂  
忍棄弟子乎暉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七月二十四  
日書偈一首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為修蓋任來八十  
年近來竟損壞早擬移別處更涉有僧愛待他摧毀

時彼此無妨礙乃跣趺而他閱世八十有四坐六十  
有四夏初暉居中灘有窟比其為衆惡棄之比丘哀  
曰我以夙業白癩師能為我洗摩暉為之無難也俄  
有神光異香方誑之忽失所在歸視窟窟亦皆異香  
也

瑞龍璋禪師

禪師名如璋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伯父  
司空出鎮廣陵璋方七歲游慧照寺聞誦妙法蓮華  
經於是跪伯父前求出家伯父難之璋固不飲食不  
得已許之依慧遠禪師剃髮又十年受具足戒年二  
十五游方至高安見白水又謁署山二大老皆器許

焉成通十三年見騰之和尚者於江陵騰之囑曰汝  
往天台尋靜而居過安即止已而又見愁之和尚者  
愁拊之曰汝却後四十年有中子山下菩薩王於江  
南于時我法乃昌遂去璋至天台山於靜安鄉建福  
周院已符騰之言又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饑  
疫璋於溫台明三都收瘞遺骸數于時謂悲增大士  
乳寧中雪峯嘗見之以樓欄拂子授璋而去天祐三  
年錢高父遣使童建齋衣服香藥入山致請至府署  
志德大師館于中院日夕問道辭還山高父不可  
乃建瑞龍寺於城中以延之禪者雲趨而集又契愁  
之語嘗謂門弟子曰老僧項年游歷江外嶺南荆

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為今日與諸人聚  
會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只教諸人歇却  
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受用  
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畫作夜更籠善  
巧終不能拔東為西脫或能尔自是神通作怪非于  
我度若是學語之流不自省已知非真欲向空裏採  
花波中取月還着得心力麼汝今日各自退思忽然  
肯去始知瑞龍老漢莫不獲已透迥太甚還肯麼天  
咸二年丁亥四月璋從高父乞境高父笑曰師便爾  
平遣陸仁璋者擇地於西關建塔之畢璋往歸高父  
囑以護法卹民還安坐而化閱世八十有七坐七十

夏詔改天台隱龍為隱迹云

林陽端禪師

禪師名志端福州翁氏子受業於南澗年二十四  
謁海國弘珣禪師有僧問萬象之中如何獨露身珣  
舉一指其僧惘然而退端忽契悟至夜終珣曰今日  
見和尚一指乃知和尚用處珣曰汝見何道理端亦  
舉一指珣笑令去尋住林陽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曰木馬走似煙石人趁不及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  
竹筍一文一雙有僧夜至苦文端以衲蒙首僧忽驚  
初問誰僧曰某乙端曰泉州沙糖船上檳榔倘不解  
端瞠曰會麼曰不會曰汝若會即廓清五蘊吞盡十

方文謂門弟子曰佛法無許多般但凡聖一真猶存  
見隔見存即凡情忘即佛教中謂之稱性緣起則俯  
仰進止屈申謙敬無一法可轉變有生住異滅相況  
我祖師門下念作何理論開寶元年八月作偈曰來  
年二月二與汝暫相棄髮灰散長江勿占檀那地  
俗皆寫記之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即人竟入山二  
月一日太守亦至從官騎吏俱伺信宿如市二日飯  
罷端升座叙行脚本未辭衆有長老應圓者出衆問  
曰雲愁露慘大衆嗚咽未當告別先賜一言端垂一  
足進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端曰非  
汝境界曰怎麼則區生區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本

常端作嘔聲復與數僧時答罷歸方丈至夏時問衆  
曰世尊滅度時節是何日對曰二月十日午時端  
曰吾今日前於是泊然而化閱世七十八坐六十子  
夏

### 雙峯欽禪師

禪師名欽益列人生鄭氏女為大僧於峨眉山  
黑水寺出蜀南抵韶石雲門得心法而就雙峯之下  
創精舍以居號興福開堂之日匡真禪師躬臨證明  
僧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徧也無欽曰如月入水  
又問如何是用而不雜欽曰明月堂前空玉露水精  
殿裏撒真珠於是匡真以謂類已加敬焉太平興國

二年三月謂門弟子曰吾不久去汝笑可砌箇知塔  
五月二十三日工畢欽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適雲  
門爽禪師過門身奉諸老夜話侍者報三更欽索香  
焚之合掌而他閱世六十有八坐四十有八夏

### 九峯詮禪師

禪師名道詮生劉氏吉州安福人也童子便棄家師  
夏思禪師思為剃落受具足戒聞長沙慧輪禪師道  
價思一見之時馬氏竊據荆楚與建康接壤詮年二  
十餘隨友冒險造焉會馬氏滅劉言有其地以王逵  
代劉言領其地見詮輩疑以為江表謀者捕縛欲  
殺江中詮怡然無怖逵異之以問輪曰此道人視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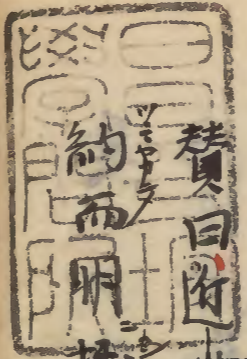
如見鼻端何種人乃能爾輪曰彼蓋為法忘軀之人  
聞无僧庫名故來决擇耳遂釋之加敬詮傲然而去  
依延壽十年輪說詮還廬山軌德初庵於東南牛首  
峯之下開寶五年洪師林仁肇請任九峯賜大沙門  
僧問承聞和高親見延壽衣是否詮曰山前麥熟也  
未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詮曰有曰如何是九  
峯山中佛法詮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問如何是学  
人自己詮曰林窄先卧粥稀復坐問古人云不是風  
動不是幡動如何詮曰明日路必有市太平興國元  
年南康牧張南金遷以居歸宗雍熙二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中夜跏趺辭眾而化閱世五十有六坐三十

夏

龜洋忠禪師

禪師名慧忠泉州人。生陳氏幼依龜洋山得度游方  
至華剎謁草庵法義道人留十餘年南還蒼山痛自  
韜晦會昌初詔天下廢釋氏教及宣宗即位詔  
重興之而忠笑曰僊去者未必受錄成佛者未必須  
僧。遂過中不食不字而禪。匪不出山者三十年以三  
偈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柏操雲叔子見濟淮分不因  
世主冷還俗那辨雞群與鶴群多年塵土自騰之雖  
着伽梨未是僧今日歸來請本志不妨留髮候然燈  
秋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

偈當時豈例是沙門謂門弟子曰衆生不能解脫者  
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問如何得明道者未曰但脫  
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為言信也如禁地人信其  
咒力藥力沙地縮毒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咒藥等力  
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子疑萬慮不  
得用者是未見自心者也忽索香焚罷安坐而他年  
身葬于無了禪師塔之東後數年塔忽自折裂連階  
丈餘寺僧視之是夜冥寂中見無了禪師曰不必更  
發也今為沈陳二真身無了生沈氏見馬祖云



贊曰世以身徇法如此教老者鮮矣子觀其言皆  
約而明按其履踐誠而不雜故能於死生之際明驗



